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七十二集

春秋笔

胭脂宝褶

失印救火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七十二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七十二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灑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 5/16・插頁：2・字数：93,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統一書号：10071・412　　定价：(7)0.39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内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専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春　秋　笔

馬連良藏本



提　要

南朝宋文帝时，北魏入侵，史官王韶之、將軍檀道济与权相徐羡之政見不和；檀出征，其妻生女，因無子，命女佣抱女入灯棚，窃换他人子。适王韶之僕人張恩抱王兒玩耍，竟被檀家女佣騙换而去。張恩失兒，回府請罪，王妻放恩逃走，中途遇酒友陶二濳，代之为永安驛丞；适王韶之遭徐誣陷，發配至驛。徐更遣校尉追至，令驛丞杀王，張恩乃替王死。王逃，沿途鳩集軍粮，至檀道济軍中，檀軍得粮，大敗北魏，奏凱回朝；徐羡之获罪，王、檀各認子女归宗。

第 一 場

〔"急急風"。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引拓跋安擷上，"点絳唇"，上高台〕

拓跋安擷 （詩）东晉流傳南北朝，

鬧得烏七帶八糟；

个个想当皇帝老，

你爭我夺耍槍刀

本帅、魏太武帝駕前天字第一号大將軍拓跋安擷便是。慣愛搗乱，最喜胡来。別看我个大胆最小，論起来却手辣心最黑。詭計多端，牛皮連天。前者，吹气冒泡，瞎唠胡咧，把宋国宰相徐羨之那个松蛋草包，吓得屁滾尿流，不战而走，派人送禮，外帶請和。眞是牛开得胜，話到成功。今聞宋国又鬧什么將相不和，正好照方抓葯，便宜白撿。巴圖嚕！

众番兵 有！

拓跋安擷 你們要知道，此番出馬，全憑老爷造化；必須虛張声势，还得吹牛夸大。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忌实而不厭詐；攻心为上，玩命是傻。帶过某的高駱駝，扛过我的占鬼卦，前去吃虎，就此催馬！

众番兵 啊！

〔牌子。拓跋安擷騎駱駝、扛叉下〕

第 二 場

〔丑院子提灯，王韶之、謝弘微上〕

王韶之　（唱西皮散板）

　　　朝臣待漏五更寒，

謝弘微　　　鉄甲將軍夜渡关。

王韶之　下官、通直郎史官王韶之。

謝弘微　下官、黄門侍郎謝弘微。

王韶之　請了！

謝弘微　請了！

王韶之　聖上有旨：召令太师徐羨之約合百官，朝堂議事。請哪！

謝弘微　請！

徐羨之　（內）打道！

〔“急急風”。灯夫持灯上，徐羨之闇上，趟馬介，傅亮、謝晦上，牽衣諂媚介〕

徐羨之　（唱西皮散板）

　　　口如甜蜜舌似劍，

　　　不以憂喜見容顏。

下官、宋大司空录尚書事徐羨之。起自布衣，不学無术。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口蜜腹劍，机詐滿布于心。更喜有傅亮、謝晦等，蝇沾蛆附，朋比为奸，弑了少帝，迎宜都刘义隆于江都，立为文帝。大权在手，無非树党营私；国事專主，愈發横行無忌。傅亮、謝晦！

傅　亮　老太师！

謝　晦　老公祖！

徐羨之　本相只为北魏造反，今日召集百官，朝堂議事，你我一同策馬前往！

傅　亮
謝　晦　是！（为徐羨之打馬介）

徐羨之　（唱）哪管道德与学問，

全憑机变任意行；

陽奉陰違心辣狠，

滿臉裝布陰騭文。

傅　亮
謝　晦　呔，閃开了！

〔灯夫、徐羨之、傅亮、謝晦同打馬下〕

王韶之
謝弘微　哎！好一群奸党，国事都誤在这班人的身上了。

檀道济　（內）开道！

王韶之
謝弘微　看那旁忠良檀大將軍来也！

〔“六么令”。四旗牌引檀道济上〕

檀道济　二位大人請了！

王韶之
謝弘微　將軍請了！

檀道济　前面躍馬而过者是何人也？

王韶之　乃是徐相国。

檀道济　啊，相国要得好大威風啊，哈哈哈……！左右，吩咐車馬循序前行，不可僭越。二公先請！

（唱）吩咐車馬循序进，

自古謙讓是美行。

請！

〔四旗牌、檀道济下〕

王韶之　此乃我朝万里長城也。正是：一文一武，一將一相；

謝弘微　一忠一奸，灼然若現。

王韶之
謝弘微　請！

〔同下〕

第 三 場

〔牌子。傅亮、謝晦、徐羨之上。徐羨之下馬，傅亮、謝晦急搀扶、撩衣进殿介，傅亮、謝晦拂坐，徐羨之坐介，傅亮、謝晦打扇介。檀道济、王韶之、謝弘微上，对揖讓介。檀道济对徐羨之拱手，徐羨之端坐不理介〕

徐羨之　啊众公，今日奉主之命，召集百官，非为别故，只为北魏又起傾国之兵，攻犯宋室疆土。聞得他邦人馬厉害非常，有雄兵百万，猛將千員，結营数百余里，势吞北海，气压泰山，呵气可以成云，投鞭可以断流。莫說主上聞之胆战，就是下官，也为心惊，是和是战，特取公議。

王韶之
檀道济
謝弘微
傅　亮
謝　晦　这！

徐羨之　王大人位列史官，滿腹經綸，定有安邦之計？

王韶之　敢問太师，上次征魏，是胜是敗？

徐羨之　大获全胜，載在史册，誰人不曉？

王韶之　旣获全胜，此次就該再接再厉；何出軟弱畏惧之言也？

徐羨之　这！汝豈不知大軍不可輕动。况此番北魏軍势浩大，难与相敌乎？

王韶之　哈哈哈……！

徐羨之　大人为何發笑？

王韶之　我有一事，好不明白。

徐羨之　大人請講！

王韶之　下官聞得北魏傳說，往昔之战，乃是太师大敗。他又傳說，我朝之中，出了奸党，私通他国，行賄求和，詐敗为胜，不知是何說也？

徐羨之　唔！好个王大人，为何撰文罵起老夫来了？

王韶之　呃，一介微官，焉敢罵老太师！我說的是朝中奸佞，虽能一时顚倒黑白，僥幸一朝；豈不知千載以后，史册之上，臭名永标也！

徐羨之　(冷笑介)嘿嘿嘿！朝堂議事，誰听你謾罵！謝、傅二位大人，可有高策？

謝　晦
傅　亮　我等尸位素餐，不过随班唱諾。太师才震朝綱，定有高明之策。

徐羨之　老夫前征北魏，幸而战胜。此次魏人卷土重来，非前可比。依老夫之見，莫若暂圖苟安，忍辱負重，多用金帛賄賂，求和为上。

檀道济　哈哈哈……！

徐羨之　大將軍又为何狂笑？

檀道济　我笑今朝之事，好有一比！

徐羨之　比做何来呢？

檀道济　比做那曹操大下江南，孙仲謀召聚手下議事，一个个文官如張昭等，只圖保自身富貴，全不管东吳存亡，倡議求和，甘于低头下人；一个个武將如周瑜等，倒不惜馬革裹尸，背城一战。今太师欲用賄賂求和，正如張昭等貪圖保全自身富貴。目今之計，只有調兵一战，就是战死沙場，也落得青史名标、好男兒也！

檀道济　(唱)莫学張昭空議論，
　　　書生之見最誤人。

战死沙場何惜命？
馬革裹尸有余荣。

徐羡之 住了！
(唱)你怎敢把朝事作孤注一擲？

檀道济 你分明是希圖富貴之輩。(推徐羡之介)

徐羡之 大胆！敢和俺頂撞！

檀道济 哼！
(唱)頂撞你便怎样行？

徐羡之 (唱)你可知俺文官把笔天下稳？

檀道济 呸！誰見来？
(唱)教你看俺武將提刀定太平。

〔幕内鐘响〕

徐羡之 哼！听景陽鐘响，聖駕临朝，你敢与我面君么？

檀道济 正要奏明聖上。走哇！

徐羡之 走哇！

〔檀道济、徐羡之对亮相，冷笑，分下〕

王韶之 哈哈哈……！

謝弘微 王大人笑者何来？

王韶之 弟今日在朝，服了一人。

謝弘微 服了哪个？

王韶之 就是檀大將軍，他倒开得口。

謝弘微 哈哈哈……！弟也服了一人。

王韶之 服了哪个？

謝弘微 服了徐羡之，他倒挨得罵。

〔王韶之、謝弘微相对暗笑介〕

王韶之
謝弘微 你我上殿同保大將軍。請哪！

〔王韶之、謝弘微下〕

傅　亮　呀呸！我想朝中大事，都誤在你們这一群假忠良、假面目的身上，盗窃忠孝之名，濫邀忠直之誉，眞乃盗名欺世。待我們上殿同保太师便了！

謝　晦　請！

〔同下〕

〔“朝天子”牌子。四太监、大太监引刘义隆上〕

刘义隆　（引）国事不堪問，恨权臣，包藏禍心。
孤、南宋天子文帝在位。自徐羨之太师弑了少帝，立孤为主，連年兵禍，屢出不祥。不是魏軍来战，便是夏主来攻，叫孤愁眉难展，憂心如焚。今日設朝，不知又有何难事来也！內侍！

大太监　有。

刘义隆　展放龙門！

大太监　領旨！展放龙門哪！

〔徐羨之、檀道济、王韶之、謝弘微、傅亮、謝晦上〕

徐羨之
檀道济
王韶之
謝弘微
傅　亮
謝　晦
　　　　臣等見駕，陛下万岁！

刘义隆　众卿平身。

徐羨之
檀道济
王韶之
謝弘微
傅　亮
謝　晦
　　　　万万岁！

刘义隆　今日設朝，众卿有何本奏？

徐羨之　臣徐羨之有本奏上。

刘义隆　奏来！

徐羡之　今有北魏造反，雄兵百万，猛將如云，杀气薇天，喊声震地，連营千里，势难与敌。依臣之見，欲用金帛賄賂求和，忍辱一时，徐圖大計。不知聖意如何？

刘义隆　太师奏本，容孤思之。

徐羡之　陛下不必思忖，即刻傳旨就是。

檀道济　慢、慢、慢着！臣檀道济有本奏上。

刘义隆　奏来！

檀道济　适才太师所奏，尽屬欺君之談。臣已訪知，北魏發兵不过数万，虛張声势，恫吓我朝。若用賄賂乞和，要臣武將何用？臣願領一支軍馬，努力杀賊！

徐羡之　住了！倘若不胜，你置国家于何地也？

檀道济　这个！也罢！倘若不胜，俺情願輸你項上人头；若是战胜，太师你呢？

徐羡之　这！罢！你若得胜，老夫輸你宰相大印！

檀道济　唔！

王韶之　謝大人，太师倒說得可笑。大將軍賭头，他怎么賭起相印来了？相印乃是公物，拿来当他私有不成？

謝弘微　好在不是他的东西。依我之見，倒不如把我国城池賭上几座，好在賭輸了，太师也不心疼，沒干系的，哈哈哈……！

徐羡之　唔！列公休要罗唣，大將軍得胜，某也情願輸这項上人头！

檀道济　好哇！丈夫一言？

徐羡之　如白染皂！

檀道济　敢与某击掌？

徐羡之　击掌何妨！

刘义隆　且慢！二卿为孤江山，不要失了和气。寡人賜下押牌，二人立来。

檀道济　待臣画押者！

(唱)頂天立地大丈夫，

报国誓把热血流；

倘然寸步退向后，

咳！

情願輸你項上头！

众公，我与太师打賭，哪家願做保官？

謝弘微　黄門侍郎謝弘微，願以全家担保大將軍。

檀道济　謝侍郎願保？請画押来！

謝弘微　待某画来。

(念)將軍正气可冲云，

此去杀賊功必成；

倘然兵敗不获胜，

情願担保与滿門。

檀道济　正是：

我有宝刀爍寒星，

胡奴不灭不安生；

生死当如泰山重，

斗大头顱一擲輕。

太师請！

徐羡之　(冷笑介)嘿嘿嘿……！(画押介)

(念)堪笑井蛙識不高，

蚍蜉撼树小兒曹；

此去尔能將賊扫，

願輸首級献当朝。

众公，我与大將軍打賭，哪家願做保官？

傅　亮　太师当朝一品，位列三台，傅亮願保。

徐羨之　你願保？請画押来！

傅　亮　哎呀呀！但說一保，还画什么押啊？（画介）

（念）揣起明白昧良心，

为虎作伥数我行；

但願沙場都死尽，

千万别輸我滿門。

徐羨之　正是：

一將成名万骨埋，

古来沙場几人回？

劝君征战多加意，

吊古战場最可哀。

刘义隆　王史官，这对牌付你执掌！

王韶之　領旨！臣当載以史册，以为千古流传。

〔徐羨之听、楞介〕

刘义隆　檀卿，你到兩軍陣前，千万莫記打賭之事。

檀道济　臣为公事，不記私仇。

刘义隆　滿朝忠良，俱是为孤社稷。孤今賜酒，众卿一飲。

徐羨之
檀道济
王韶之
謝弘微　謝万岁！
傅　亮
謝　晦

〔牌子〕

〔刘义隆、四太监、大太监下。檀道济、徐羨之对比相介，下，王韶之、謝弘微暗笑下，謝晦向傅亮拱手介，下〕

傅　亮　呀呀呸！我把你个奸臣，無端要妄动干戈，挑起兵禍，眞眞豈有此理！哎呀且住！我想若果檀道济得胜而归，我的全家，豈不俱死云陽？这、这、这便如何是好？哦呵有了！我不免暗与徐太师計議，一面私通北魏，一面將軍中应用粮草，迟延不發，哪怕不把檀道济人馬，活活餓死沙場！嗯，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哪管全軍命脉，

但顧一己快活；

只要有官可做，

任它造孽招說。

嗯哼！（搖摆走下）

第　四　場

〔檀夫人上〕

檀夫人　（唱）富貴榮华从天降，

老爷在朝做忠良。

〔牌子。四旗牌引檀道济上，入府介，四旗牌下，檀道济进門介〕

檀道济　可惱啊可惱！

檀夫人　老爷今日回府为何着惱？

檀道济　夫人，你哪里知道，只因北魏造反，是我与太师徐羨之在金殿爭論一場，我要主战，他要主和。是下官奏明聖上，願領兵一战，倘若不胜，甘輸項上人头。想我身为武將，战死沙場，又有何恨？只是你我夫妻，尙無子嗣，深恐檀門宗祀自此而断，是以憂耳！

檀夫人　啊，老爷不必憂慮，妾身怀有身孕，已將临盆，人人都說，必是男胎。老爷此番出战，为国尽忠，乃

是正理。妾虽女流，頗知大义。何况老爷有万夫之勇，兼人之智，此去杀贼，必立奇功。

檀道济　夫人說得是。你身怀有孕，上天有眼，必生男兒。我今此去，縱死何憾也！

檀夫人　后堂設宴，与老爷餞行。

檀道济　請！

（唱）但願得此一去旗开得胜，

檀夫人　（唱）禱蒼天早生兒接續門庭。

〔同下〕

第　五　場

〔張嫂抱子、引王夫人上〕

王夫人　（唱）喜伉儷多和順如宾相敬，

更有那膝前子快乐家庭。

自幼兒讀詩書性情貞靜，

曉三从和四德相助夫君。

〔王韶之上〕

王韶之　（唱）为朝事寸心中常怀憂憤，

恨羡之結私党奸佞小人。

王韶之　夫人！

王夫人　老爷！

王韶之　唉！

王夫人　老爷为何長嘆？

王韶之　夫人哪！下官只为徐羡之、傅亮等，結党营私，不顧国事，叫人着惱！（拍案怒介，惊小孩哭介）嘖嘖嘖，夫人，我这里心神不快，你不要叫孩兒哭哭啼啼！

〔王夫人拍小孩，小孩大哭介〕

王韶之　哎呀呀，这孽障，越發大哭起来了。

王夫人　啊張嫂，今乃上元观灯大会，可將公子交你丈夫張恩，叫他抱去观灯，去去再来。

張　嫂　遵命！

王夫人　轉来！公子身帶御賜"渾仪鏡"，叫你丈夫張恩千万不要貪酒誤事。

張　嫂　是。（下）

〔家院上〕

家　院　啓爷：傅亮、謝晦二位大人到。

王韶之　这兩个奸党做甚来了？夫人迴避！

〔王夫人下〕

王韶之　有請！

家　院　有請！

〔牌子。傅亮、謝晦上，揖坐介〕

王韶之　二位大人何来？

傅　亮　奉徐太师之命，特来造訪。

王韶之　此来必有見教？

傅　亮　太师拜上大人：上次征魏兵敗，与此番金殿打賭之事，望大人修史时，笔下关照一二。

王韶之　哈哈哈……！二公可知昔日太史董狐，执春秋之笔，据实直書，功自为功，过自为过，忠自为忠，奸自为奸。太师昔日征魏，果为胜仗，史官不敢書敗；檀道济此番出兵，若果敗仗，下官也不敢書胜。拜煩二位大人上复太师：下官从来不敢以公为私，以無为有，此头可断，志不可夺！

傅　亮
謝　晦　如此，告退！

王韶之　恕不相送！（拂袖下）

傅　亮　哎呀呀，好一个倔强王史官，今日不該当面羞辱于我，我若不借詞杀害于你，誓不为人。正是：饒你伪君子，索性做小人。

〔同下〕

第　六　場

〔卖元宵人担元宵上〕

卖元宵人　元宵开鍋！（下）

〔老汉扶杖上〕

老　汉　（唱吹腔）

急急忙忙往前进，

去凑热鬧来观灯。

〔小娃娃掄球上〕

小娃娃　（唱）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

〔老汉、小娃娃相撞介〕

老　汉　哎呀，什么人把老汉碰了个跟头？哎呀，原来是个小——

小娃娃　原来是个老——

老　汉　老什么？

小娃娃　老头兒玩火球兒。

〔小娃娃用球打老汉介〕

小娃娃　小什么？

老　汉　小鬼。你这个小鬼，为什么胡挤乱撞？

小娃娃　你碰了我一个跟头，怎說我胡挤乱撞？

老　汉　你是做什么的？

小娃娃　逛灯的。

老　汉　我也去逛灯。你逛了多少年灯了？

小娃娃　十三年了。

老　汉　你多大年紀？

小娃娃　兩个六——一十二岁。

老　汉　十二岁怎么逛了十三年灯呢？

小娃娃　你不曉得，我在娘胎里还逛了一年呢。

老　汉　你逛灯帶多少錢？

小娃娃　三个饅头兩串錢。老头兒，你帶多少錢？

老　汉　我帶八百大錢。

小娃娃　哈哈！你的多，我的少；我的沒了把你扰。

老　汉　哈哈！你与我沾亲？

小娃娃　不沾亲。

老　汉　帶故？

小娃娃　不帶故。

老　汉　一不沾亲，二不帶故，为什么要花老汉的錢？

小娃娃　是啊，一不沾亲，二不帶故，憑什么花他的錢？哎，有了！老头兒，你認在我的身旁。

老　汉　你認在我的身旁！

小娃娃　是的，我認在你的身旁。

老　汉　过来叫！

小娃娃　叫什么？

老　汉　叫那大大的——

小娃娃　駱駝！

老　汉　要叫干爹！

小娃娃　唉！

老　汉　去你娘的吧，不叫不能花錢。

小娃娃　不花就不花。（走介）

老　汉　回来！待我这旁叫，你在那旁叫；就碰上了。

小娃娃　好！

老　汉　那旁不是干兒子？

小娃娃　那旁不是干孙子？

老　汉　去你娘的吧！你有这么大的干孙子？

小娃娃　常言道得好：搖籃爷爷，拄拐棍的孙子。回来，待我再叫一叫！

老　汉　这不是干兒子？

小娃娃　这不是干爹？

老　汉　唉！

小娃娃　干爹花錢吧！

〔老汉遞小娃娃錢介〕

老　汉　走哇！

（唱）你是誰家一小娃？

五百錢叫我干爸爸。（下）

小娃娃　（唱）当面奉承背面罵，

活活像个老王八。（下）

〔老婆帶兩小女孩上〕

老　婆　（唱"灯歌"）

正月里来鬧花灯，

帶上外女去看灯；

男男女女人無数，

人挤人来人碰人。（下）

〔丑妇描眉画鬢、背豁唇娃娃上〕

丑　妇　（唱吹腔）

奴家生来好嬌态，

一表人才誰不爱？

王母娘娘来做媒，
九天玄女来插戴。
嫁与托塔李天王，
好似二郎降八怪。
哎喲喲喲哎哎喲，
連我老娘算九怪。（下）

〔盖三省抱孩、搖鼓上〕

盖三省　（唱吹腔）
奴家生来脚兒大，
不怨爹来不怨媽，
怨我从小不裹扎。
媽媽来动手，
我便將她罵。
到如今一双脚兒如船大，
丈夫的鞋兒穿不下。

老身、檀大將軍府中老奶娘盖三省便是。嫁了个丈夫嘎七馬八，他嫌我头臊脚臭，我嫌他龟头兎腦，因此一气，兩口子分家。这且不言。只因檀夫人生下一个小妞兒，与我紋銀五十兩，叫我去至灯棚換个小小子。是我見錢眼开，一路換来，咳！只是不是小就是大！不是禿，就是啞！不免裝瘋卖傻，那廂再挨罵便了！

（唱吹腔）
提起来就把媒人怪，
他許我四套衣裳兩行插戴。
把我哄进門就把堂来拜，
他还說他有十分的人才。

誰知道一双瞎爛眼还有蛇皮癩，
尖嘴縮腮好像猪八戒。
我的媽啊！
尖嘴縮腮好像猪八戒！（搖鼓逗小孩介，下）

張　恩　（內）走哇！（抱小孩醉上）好酒啊，好酒！
（唱二黄散板）

　　醉眼模糊脚步倒，
　　早来到長街一路遥。

咳！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想我張恩，也是个頂天立地的汉子，虽則与人为奴，原要做些奔走出力之事。好一个不曉事的夫人，她叫我抱定公子，大街观灯。咳！这抱娃子的事兒，豈是我七尺鬚眉耐煩做的？尤其我那臭婆娘，好似教訓兒子一样，囑咐我不要吃酒。哼哼！哪里曉得我这倔强性兒，你不劝，还則罢了；越劝，倒要多吃几口。吼、吼、吼……！只吃得这般大醉！呀，你看来此灯市，好热鬧也！
（唱二黄散板）

　　鑼鼓声喧杂欢笑，
　　齐唱太平丰年謠；
　　看不尽龙灯舞繚繞，
　　观不尽花灯巧画描；
　　襯着那烟火与花炮，

好哇！

　　这才是普天同庆乐陶陶。

〔老汉、小娃娃、老婆、丑妇、蓝三省上，众同拥挤介，老婆、老汉相推介〕

老　婆　哎喲！

（唱）为何胡挤踩人脚？

疼的叫人直哎喲！

〔老婆推張恩碰丑妇介〕

丑　妇　（唱）为何將奴来調笑，

暗地摸索奴的腰？

張　恩　住着！

（唱二黃散板）

你莫吵来你莫鬧，

休把正人君子当無聊！

只为捱捱挤挤人乱跑，

無心碰着請恕饒。

丑　妇　哈哈哈……！

（唱）你看他男子將孩抱，

定怕老婆鬧糟糕。

張　恩　（唱）听那边有人將我笑，

滿面羞臊似火燒。

扭头轉身回去了，

〔盖三省故意碰張恩倒介〕

盖三省　（唱）險些誤碰跌一交。

急忙攙扶用話套，

偷天換日設籠牢。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張　恩　不妨事。

盖三省　小官人可曾碰着？

張　恩　不曾，不曾。

〔盖三省搖鼓介〕

盖三省　看这小宝宝，生得好福相：眉清目秀耳如輪，到后一定做三公；膀大腰圓臉兒白，娶好媳妇發大財。

〔張恩怀中小孩哭介〕

張　恩　啊，怎么小官人哭起来了！（拍介）

盖三省　想必餓啦。

張　恩　待我轉去。

盖三省　且慢！你若轉去，豈不將小官人餓坏啦？来来来，待我喂他几口奶吧。

張　恩　嗄嗄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娃娃　哎呀媽媽，我倒餓啦，讓我吃兩口吧！

盖三省　甚么东西！靠后！靠后！（搶小孩介）

張　恩　哎呀抱不得！抱不得！我家小官人是認生的。

盖三省　不妨事，不妨事。我抱你的，你抱我的，难道你还不放心么？

小娃娃　你抱他的，他抱你的，分明是替——

盖三省　替什么？

小娃娃　替換兒子！

盖三省　（打小娃娃介）討厭，討厭！

小娃娃　干爹，他們倆个小孩兒，都有人抱着，你抱着我吧！

盖三省　看小孩兒把头乱撞，想是餓荒啦，待我喂上几口吧。（兩望介，假羞介）大官人，这里来！

張　恩　何事？

盖三省　你看灯棚人多，我这年青青的，怎好解怀？（看張恩介，捂嘴低头介）你在此略候，我去僻靜之处，多喂几口，好是不好？

張　恩　大嫂早些回来。

盖三省　曉得。請！

張　恩　請！

盖三省　（挤眼、吐舌、背供）傻小子，你等着吧！闪开闪开！蹭油蹭油！（下）

〔众人挤介〕

張　恩　休挤啊休挤！当心不要碰坏人家的孩子啊！

（唱）油滑浪子甚輕佻，

不看灯来看多嬌。

無知妇女繞街跑，

粉面油头卖風騷。

被人哄得不害臊，

〔丑妇鞋被挤掉介〕

丑　妇　哈哈！

（唱）挤掉了綉鞋鬧糟糕。

〔众拍手介，小娃娃搶丑妇鞋、擲介〕

丑　妇　我把你小挨刀的，缺德！

〔众哄介〕

張　恩　呔！休吵啊休吵！我把你們这群土棍，調戏妇女，难道不怕王法么？你們要知：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常言說得好：外头撿塊板，家里丢扇門。淫人妻女者，人亦淫其妻女。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

〔老汉以杖打張恩介〕

老　汉　放着自己事不管，倒管起人家閑事来了，哈哈哈……！

張　恩　是啊！大嫂，抱小官人来！大嫂，抱小官人来！

小娃娃　大官人，叫他多吃几口，别叫他缺了奶。

張　恩　什么是缺奶？

〔小娃娃指老汉介〕

小娃娃　你看那老头子，不住咳嗽，就是缺奶啦。

張　恩　休得乱扯。大嫂，抱小官人来！大嫂，抱小官人来！

小娃娃　你这人好生胆小，她抱你一个，你抱她一个，难道还怕她换了不成？

張　恩　是啊！我抱她一个，她抱我一个，还怕她换了不成？（摸小孩，吸气，惊介）哎呀不好了！

（唱二黄散板）

一言惊得酒醒了，

渾身汗流似水澆。

莫不是以女將男掉，

中了他人的計籠牢！

哎呀列位大嫂，哪位是抱我們小官人吃奶的？（誤扯丑妇介）

丑　妇　啐啐啐！不睜眼。我們还是未出閣的大姑娘呢，什么大嫂！什么吃奶！（推張恩介）

張　恩　这、这、这……待我那廂去叫。啊，哪位大嫂是抱我家小官人吃奶的？（誤扯老婆介）

老　婆　呸呸呸！瞎了狗眼。你不見老太太七十多了，还喂什么小孩兒？

張　恩　哎呀，这、这、这……

丑　妇
老　婆　打打打！

〔丑妇、老婆打張恩介，張恩逃下〕

小娃娃　哎呀干爹，有了換孩子的啦，快背着我走吧！（摸丑妇介）

丑　妇　打打打！

〔小娃娃与丑妇打介，老婆帮打，小娃娃倒介，丑妇扯腿拉介，松手下，

〔老婆随下，小娃娃起，打老汉介〕

老　汉　呔！你怎么打起干爹来了？

小娃娃　那娘們打我，你怎么不帮助你干爹爹？

老　汉　我把你这沒良心的，快还我錢来！

小娃娃　給你。

〔老汉伸手，小娃娃打老汉手介〕

老　汉　我那錢哪里去了？

小娃娃　錢啊，干爹爹花啦。要我还你却也不难，我叫你干爹，你才給我五百錢；須你叫我干祖宗，方能还你！

老　汉　太爷不要了！（下）

小娃娃　不要拉倒！（欲下介）

張　恩　（內）大嫂，还我小官人来！（上）

〔小娃娃、張恩相撞，倒地介，張恩爬起，兩边叫介〕

張　恩　大嫂轉来！大嫂轉来！

〔小娃娃絆張恩倒介，小娃娃溜下〕

張　恩　（唱二黄搖板）

在灯棚把公子失落了，
吓得我三魂七魄飄。
如今后悔已迟了，
回得府去怎开消！

天哪天！在灯棚失落了小官人，回得府去焉有活命？这、这、这便怎么处？哎呀，我失落小官人，都是被那婆娘將这女娃誆取。（三頓足）嘿！嘿！嘿！待我將这女娃子活活摔死，以消悪气！（女孩哭介）哎呀慢着！張恩哪張恩，你自不小心，埋怨誰来？迁怒女娃，又有何用？使不得，使不得。待我抱她轉去。只是回到府中，老爷夫人問起，叫道：張恩哪張

恩，怎么抱出是公子，抱回变女娃？我是何言答对？这、这、这……也罢！事到今日，顧己不能顧人了，待我將这女娃抛在塵埃，逃命去吧！（女孩大哭介）哎呀，走不得，走不得。想我一走，黑夜之間，这女娃豈不被人活活踐踏而死，白白害了她一条小性命？况且失落小官人，一干罪过，都在我的身上，与女娃何干？我今若將她抛弃，是我不杀伯仁，誰杀伯仁？好汉做事好汉当，豈肯累人受灾殃！待我硬起头皮，回得府去，任憑老爷、夫人發落，走！走！走哇！

（念扑灯蛾）

好汉做事好汉当、好汉当，

豈肯累人受禍殃！

拚將一死朝前闖，

怎奈胆战心又慌、心又慌。

来此家門，待我大胆闖进。饒……我就……有杀……人胆，到……此心……战胆也寒！（吐介，蹲介）我……只好蹲在門口，等我那老婆吧！（天降雪，女孩哭介）哎呀好冤孽！不作美的天，又下起什么雪！女娃又哭得紧，这便如何是好啊？

（唱）这才是日暮逢穷途，

前世寃孽难怨尤。

苦苦呼天天不顧，

活活逼我丧荒丘。（低头哭介）

〔張嫂引王夫人上〕

王夫人　（唱二黄原板）

張恩抱子把灯观，

为何午夜不回还？

張　嫂　（唱）想是天寒路又远，

行路迟緩太蹣跚。（出門介）

張恩啊張恩！你好生胆大，抱着小官人，这般时候，还不回来。啊！

張　恩　呀！

（唱二黃散板）

見我妻悬望在府門，

倒叫張恩苦在心。

唉！

事到临头何惜命，

丑媳妇难免見婆身。

〔張恩見張嫂怕介，張嫂示夜已深、夫人發怒、促急进門，同进介〕

張　恩　叩見夫人！

王夫人　罢了。

張　嫂　夫啊，快抱小官人过来！

〔張嫂接兒，張恩躲介，張嫂搶介〕

張　嫂　你抱过来吧！既然害怕，就該早点回来。你又吃了多少酒，把小官人衣裳都吐得这般腌臢。

〔張嫂看小孩衣湿，發覺錯換，惊介，手势問張恩，張恩不敢語介〕

王夫人　張嫂，抱兒来！張嫂，抱兒来！啊，你兩个为何挤眉弄眼，变顏变色，莫非把我孩兒碰伤了，跌坏了？（抱小孩看介）啊，哇！張恩过来，你、你、你把小官人放在哪里去了？講！

張　嫂　你快快說实話吧！

張　恩　哎呀夫人哪！只因小人奉命抱定小官人前去观灯，观灯已畢，正要回轉，誰想小官人一时飢餓，啼哭不

止。路遇一个婆子，是她假献好心，要喂小官人口乳食，誰、誰、誰想她、她、她……竟把小官人換去了！

王夫人　怎么講？

張　恩　換去了！

王夫人　哎呀！（昏介）

張　恩　哎呀，又是一場禍事！

〔張恩上前欲扶，被張嫂推开，張嫂頓足切齿介〕

張　嫂　夫人醒来！

王夫人　（唱二黄倒板）

　　　　听一言来魂吓掉，

張　嫂
張　恩　夫人醒来！

王夫人　（哭介）喂呀！

　　　　（唱二黄搖板）

　　　　三魂渺渺赴陰曹。

　　　　哭一声小嬌兒哪里去了？

　　　　我的兒啊！

〔張嫂哭，張恩抹泪，張嫂很張恩，張恩羞介〕

王夫人　（唱）再对張恩說根苗。

　　　　哇！張恩啊張恩，（张恩跪介）我把你这無用的奴才！你不該好酒貪杯，失落小官人。倘若你老爷知道，焉有尔的活命？我今差你四下尋找，若是找着，前来見我；若尋不着么，也罢！打死你也是無用，有夫人替你担待，你、你、你……逃命去吧！

張　恩　多、多、多……謝夫人！（起，行介）

王夫人　張恩回来！

張　嫂　夫啊，回来！

〔張恩轉身回介〕

張　恩　哎呀夫人哪！小人失落了小官人，就將小人用棍打死，与夫人消气吧！

王夫人　哼！打死你也当不了我的兒子。張嫂，快看白銀二十兩过来！

張　嫂　夫人要銀兩何用？

王夫人　不必多問，快些取来！

〔張嫂取銀遞介〕

張　嫂　夫人，銀子在此。

王夫人　張恩，这是白銀二十兩，帶在身旁，逃命去吧！

張　恩
張　嫂　謝夫人！

張　恩　咳！世上哪有这等寬厚之人！正是：粉身碎骨报恩日，只等来早与来迟。哎呀妻呀！

張　嫂　夫啊！

王夫人　張恩，你快快去吧，留下你妻，夫人决不虐待于她。你放心去吧！

張　恩　小人叩头告辞了！

（唱二黃散板）

感激之極泪滿零，

难报天高地厚恩。

好夫妻生离死别恨，

我那賢德的妻呀！

張　嫂　我的夫啊！

張　恩　（唱）断腸人对断腸人。

王韶之　（內）嗯哼！

張　嫂　哎呀，老爷来了！

張　恩　哎呀！（下）

〔王韶之上〕

王韶之　（唱）前堂何故声喧鬧？

急忙上前問根苗。

啊夫人，何事紛扰？

王夫人　这！（与張嫂揺手介）

王韶之　啊！你为何一旁遮遮掩掩？

王夫人　哎呀老爷呀！只因張恩抱兒观灯，被一婆子用一女孩換去了！

王韶之　怎么講？

王夫人　換去了！

王韶之　好奴才！

（唱）听一言来人气坏，

大罵張恩狗奴才。

恨不能用刀將尔宰，

为何失落心爱孩？

家院，快喚張恩来！快喚張恩来！捆上用乱棍打死！

王夫人　老爷，妾身把他放走了。

王韶之　啊，失落我兒，就該乱棍打死；誰叫你放走！誰叫你放走！

王夫人　哎呀老爷呀！縱然將他打死，也当不了你我兒子；你来看，我与你跪下了！

王韶之　夫人，哪有你錯，起来起来。張恩逃走，可曾与他盤費？

王夫人　与他紋銀二十兩。

王韶之　太少了。張恩啊張恩！你好不曉事，失落你小官人

乃無心之錯，回得府来，罵你几句，打你几下，也就罢了；你为何逃走？

張　嫂　(哭介)罢了，夫哇……！

王韶之　咳，亏你逃走，若是不走，定把你活活打死！

張　嫂　哎呀老爷！我丈夫失落小官人，將賤妇打死，与老爷、夫人出气吧！

王韶之　哪有你的过錯！夫人，張恩逃走，与張嫂無干，你不要难为于她。

王夫人　还不謝过老爷！

張　嫂　謝老爷！

王韶之　夫人，失落兒子，他帶的"渾仪鏡"可曾解下？

王夫人　未曾解下。

王韶之　"渾仪鏡"乃聖上御賜之物，灯棚失落，倘聖上怪罪，大有干系。

王夫人　兒子帶去"渾仪鏡"，你看这女孩兒帶有"如意双环鎖"在此。

王韶之　待我看来。此物并非小家之物，也是聖上賜与哪家大臣的。怎么我一时想他不起？

王夫人　老爷，將"如意双环鎖"在朝內朝外尋訪，哪家認去，就有我兒下落了。

王韶之　言之有理。正是：

灯棚失落小根芽，

王夫人　無心换来一枝花。

王韶之　何日訪出渾仪鏡，

王夫人　我那嬌兒轉回家。

〔同下〕

第七場

〔陶二潜手提紗帽、扛玉帶醉上〕

陶二潜　(念)一肚不合时宜，
　　满腹尽是牢騷；
　　怎說文章道德好？
　　件件都是白饒！
(詩)为人一做官，
　　良心便長偏；
　　哪管民生死，
　　伸手只要錢。
卑人、陶淵明之弟陶二潜便是。小子狂簡，不学如愚。本望以“忠恕之道可以出仕矣”，誰知开罪了徐羨之，“小人哉若人”！他故意羞辱于我，命我在永安驛去当一名小小驛丞。想我家兄陶淵明，为五斗米尚不肯向人折腰；予何人也？“道不行，吾其披髮左衽矣”。有了：我不免寻个販夫走卒，將这官兒，讓与他做便了！
(唱)归去来兮高歌起，
　　田园將蕪胡不归？
　　既然以心为形役，
　　何必惆悵自歔欷！

張　恩　(內)走哇！

〔“水底魚”。張恩抱头上，倒步回望，与陶二潜相撞介，張恩跑介，陶二潜扯介〕

陶二潜　回来！我把你这人，撞人就走，好生無礼！

張　恩　住口！“好狗不擋道”，碰了你的爪，还是踩了你的

尾巴？哼！我張恩是有心事，若無心事，豈是好惹的？走了，走了！

陶二潜　回来回来！你認我一認？

張　恩　我早認得你。

陶二潜　認得我是哪个？

張　恩　左不过是什么花脖狼、假老虎。回来便回来，你还奈何老爷不成！

陶二潜　張三哥，你不認得酒友陶二潜在此么？

張　恩　噢！你是陶仁兄么？往日相見，就是典当衣服，也要請你吃上几杯，喝上几口。今日么，我有事，少陪了，少陪了！

〔陶二潜仍扯張恩介〕

陶二潜　哎！你莫非嫌弃于我？走走走！

張　恩　哪里去？

陶二潜　店房飲酒去。

張　恩　你去，我不去！

〔陶二潜又扯張恩介〕

陶二潜　你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

〔硬拉进店介〕

陶二潜　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何事？

陶二潜　先取来“紹兴”十斤，“花雕”一罐。“酒逢知己千杯少”，今日来个不醉不归。

張　恩　哎呀！提起这酒么，往日是不辞一醉，今日是一滴不飲。

陶二潜　却是为何？推辞也要飲，不推辞也要飲！

張　恩　一定要飲？

陶二潜　一定要飲。

張　恩　好哇！我拚死一醉，交你这朋友了！（痛飲介）

（唱西皮散板）

宁願一醉不願醒，

举杯痛飲效刘伶。

放浪如狂作牛飲，（壺翻，伏桌喝介）

借酒澆愁愁更深。（摔盃、摔壺、大哭介）

陶二潜　啊，往日見你飲酒，总是欢天喜地；今日为何愁眼皺眉？

張　恩　陶兄啊，你哪里曉得，我只为飲酒，才害得我好苦啊！

陶二潜　此話我好不明白！

張　恩　仁兄啊！只因我怀抱王史官王大人公子，正月十五日，前去观灯，飲酒大醉，將兒失落。逃出門来，只落得有家难奔哪！

陶二潜　恭喜吾兄！賀喜吾兄！

張　恩　这般天地，你怎么还打趣我？

陶二潜　不是啊，这是老天催你到此，合当發迹了。

張　恩　哎，我走投無路，合当死了！

陶二潜　我說合当發迹，就是合当發迹。

張　恩　我說我該死，就是該死！

陶二潜　来来来，你且戴了这紗帽，穿了这官服，待我說破你"合当發迹"的事兒。

張　恩　穿戴便穿戴，倒要問你个水落而石出！

〔張恩穿戴陶二潜衣冠介〕

陶二潜　看你穿戴起来，倒像你家王老爷一般無二，有些官样子。

張　恩　像是"沐猴而冠"了。

陶二潜　恭喜你！这便做官了。

張　恩　我这算是做的什么官哪？

陶二潜　你做了永安驛驛丞官了。

張　恩　何人所放？

陶二潜　喏喏喏，就是小弟放的。

張　恩　你好有一比！

陶二潜　比做何来？

張　恩　关上屋門做皇帝呀！

陶二潜　不是啊，这其中有个緣故。

張　恩　什么緣故？

陶二潜　只因小弟頗有才名，不肯甘附徐羡之奸党。是他为羞辱于我，命我以为永安驛丞。想这鞍前馬后見官磕头的屁股后面的官兒，我豈肯做得？

張　恩　把吾兄大才小用了！

陶二潜　却又来。因你無家可归，正好將这文憑交付于你，来个冒名頂替，豈不一举兩得？

張　恩　哎呀！（摘紗帽介）我斗大字認得兩升，如何做得官哪？

陶二潜　無妨事，待我教导于你。你可知做官的訣竅么？

張　恩　我倒曉得这么一二：必須报国以忠，爱民如子，不畏权，不怕势，不貪贓，不枉法。你道是与不是？

陶二潜　（搖手介）罢罢罢！似你这样做官，一生也做不到好处。

張　恩　必須怎样做呢？

陶二潜　必須能諂上，好压下，善趋奉，耍臭架，会摟錢，会圓滑，不要臉，慣裝假，包能官运亨通，無往不利。

張　恩　哎呀呀，这豈不是貪官污吏了？

陶二潜　此小弟之不合时宜，不能为官也。

〔幕內鑼声〕

陶二潜　听店外鑼声响亮，定是接大老爷上任来了。快些摆起官譜来呀！

〔張恩抱头要跑，陶二潜扯介〕

張　恩　哎呀，你不要捉弄于我呀！

陶二潜　無妨事。有我在此，裝做你的門子，替你分派便了。

〔四皂隶上〕

四皂隶　参見老爷！

〔張恩坐不語，揮汗介〕

陶二潜　你們是做什么的？

四皂隶　迎接陶老爷上任的。

陶二潜　还是轎来，还是馬来？

四皂隶　乃是馬来。

陶二潜　如此，外廂伺候！

四皂隶　是。（下）

陶二潜　待小人伺候老爷上馬。

〔陶二潜推張恩，張恩出汗介〕

張　恩　哎呀，这你不是"打鴨子上架"么？我是不去的！

陶二潜　看你穿戴起来，与你家老爷相仿。王老爷做得官，你就做不得么？

張　恩　是啊！張恩哪張恩！你也是个人，你家老爷做得官，难道你就做不得？待我学我家老爷气派便了！

陶二潜　大老爷下来了。

〔張恩抖袖、端帶、身段介〕

張　恩　嗯哼，外廂开道！（端架子、四望介）

陶二潜　送老爷！

張　恩　免！

〔牌子。張恩下〕

陶二潜　哈哈哈……！

(唱)彼侮我以游戏兮，

我以游戏还与伊；

明朝散髮归山去，

長歌鳳兮与鳳兮。(下)

第　八　場

〔徐羨之上，傅亮随上，为之打扇介〕

徐羨之　要去心头恨，拔去眼中釘！

傅　亮　哈哈哈……！啊老公祖，老太师，这样好計，亏我想得出吧？

徐羨之　亏你有此絕后計。

傅　亮　不是啊！我自那日聞得那檀道济累次战胜，我想：人無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此时不下手，过后空生气。便一面私通北魏，一面断絕檀道济粮草，哪怕他全軍不活活餓死！

徐羨之　只是王韶之那厮，十分可惡，必須設計除之。

傅　亮　正不曾拜禀老公祖，我已將他拿办了。

徐羨之　噢，什么拿办了？

傅　亮　是我訪知他丢了狗子，失落御賜“渾仪鏡”，参奏他有“大不敬”之罪。聖上降旨，將他發往云南，已差校尉拿下，想必到了。

徐羨之　可惡此獠，前番在朝，罵得我好苦。少时拿到，要將他大罵一場，方消胸中惡气。

傅　亮　不可不可！老公祖，我們是惱在心里、笑在面上。叫他睡在夢里，死也不知。

徐羡之　哼！

〔程义上〕

程　义　启爷：王韶之拿到。

徐羡之　綁上来！

程　义　啊！（下，押王韶之上），

王韶之　（冷笑介）嘿嘿嘿……！

（唱）心中只把奸党恨，

朋比为奸害忠臣。

我今一死不打紧，

行見社稷一旦傾。

徐羡之　（唱）一見韶之上了捆，

拔除眼釘喜在心。

笑里藏刀裝得稳，

虛情假意把話云。

王韶之　呸！我把你兩个奸党，今日害文，明日害武。我今一死，又有何恨，只怕社稷，要断送你手！

徐羡之　这个！

傅　亮　王大人，这是哪里說起？你还不謝过太师！聖上本待將你斬首，若不是太师再三保奏，哪有你的活命！

徐羡之　唔！你往日辱罵老夫，老夫也不計較。你可知老夫保你不死，你何以报德乎？

王韶之　（冷笑介）嘿嘿嘿……！我把你兩个人头畜鳴之輩，做下这等害理伤天的圈套，縱然將老爷發配，我若不死，哼哼，終不与你甘休！

徐羡之　押下去！

程　义　啊！

〔程义押王韶之下〕

徐羨之　好罵呀，好罵！

傅　亮　此賊不死，終是后患。

徐羨之　我自有主張，你附耳上来。

〔傅亮附耳介〕

傅　亮
徐羨之　哈哈哈……！

傅　亮　好計好計，我即刻差人便了。正是：金風未动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

徐羨之　心腹人，来呀！哈哈哈……！

〔同下〕

第　九　場

檀道济　（內唱倒板）

　　　　金鼓齐鳴震天响，

〔四旗牌、四上手、薛彤、高云、檀道济，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拓跋安頡，二龙出水上。双漫头，亮相〕

檀道济　（接唱快板）

　　　　兒郎个个奋鷹揚。

　　　　要把番奴全扫蕩，

　　　　永絕后患鎮家邦。

拓跋安頡　哇呀呀……！

（唱）連次敗北將你讓，

　　　　苦苦追赶为哪樁？

　　　　咬牙切齿怒万丈，

　　　　今番拚个死和亡。

〔起打，拓跋安頡不支，被檀道济以兵器压倒介〕

拓跋安撷　哇呀呀……！好小子！

〔拓跋安撷倒爬下，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敗下〕

四旗牌
四上手　番兵敗走！

檀道济　收兵回营！

四旗牌
四上手　啊！

〔众圓場，入帐介〕

〔院子上〕

院　子　与爷叩头賀喜！

檀道济　賀什么喜？

院　子　夫人产生公子。

檀道济　些須小事，要什么大声通报？出帳去吧！

院　子　是。（下）

薛　彤
高　云　滿营將官与大將軍賀喜！

檀道济　这算什么喜？我們扫灭北魏回来，方算大喜。

〔中軍上〕

中　軍　启元帅：軍中粮草久不到来，只够三数日食用的了。

檀道济　噢！軍中無粮，只剩三数日食用的了！哎呀！这定是徐羨之、傅亮等的奸計。薛彤、高云二將听令！

薛　彤
高　云　在！

檀道济　命你二人回营催粮，不得違誤！

薛　彤
高　云　得令！（下）

檀道济　众將官，安营扎寨者！

众　　　啊！

〔牌子。同下〕

第十場

〔程义、王韶之上〕

王韶之　(唱)平白無故遭屈枉，
　　　　奸賊害我無下場。
　　　　黃沙万里飞烟瘴，
　　　　此身只怕丧他乡。

程　义　大人哪！
　　　　(唱)大人忠正負时望，
　　　　乃是我朝大忠良。
　　　　何故平白受屈枉？
　　　　定中奸賊暗箭伤。
　　　　啊大人，你乃忠良，何故受此屈枉？

王韶之　哎！奸佞在朝，君子在野。是我不知急流勇退，致有此禍。

程　义　啊大人，小人虽身居下位，頗知大义，为着此事，深感不平。那徐賊叫我沿途害死大人，我豈肯倒行逆施，助紂为惡也！

王韶之　噢！不想你小小京解，倒有此义气！可見在上位、居高官者，未必賢；在下位、充僕差者，未必不賢。你倒是我一个穷途落魄的知遇了！(悲介)啊京解兄，我乃一名犯官，从今以后，我們要兄弟朋友相称，切不可再叫我什么"大人"、"大人"了！

程　义　呃！大人乃是道德長者，小人豈敢！如不嫌弃，我就拜在大人跟前，做一螟蛉之子，以便朝夕侍奉。

王韶之　哎呀呀，我乃一犯官，如何使得？

程　义　义父不必推辞，我程义拜的不是你那官，实为尊重

你的品格道德，欽佩你的正气也。

王韶之　这等說来，我倒推辞不得了。

程　义　（唱）高風亮节令人敬，

忠正剛直早相欽。

乐圖君子常教訓，

非为高攀富貴人。

〔王韶之感动泣介〕

王韶之　（唱）听罢一言悲不胜，

兩行热泪感于心。

只說聖道無人信，

于今世上有好人。

程　义　爹爹不必悲伤，目今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以爹爹聖賢之行，終必有显揚之日，庸何伤乎？

王韶之　唉！

程　义　看前面已是永安驛了，待小子曉諭驛丞，迎接老爷！

王韶之　且慢！我往日为官时节，尙不肯擅作威福，劳人費馬；今遭流放，愈發不可了。

程　义　如此，我們不去館驛，覓一店房如何？

王韶之　好。

程　义　但有一件！

王韶之　哪一件？

程　义　小子必須遵例到驛丞处报到。

王韶之　千万不要叫他見我，他来我也是不見的。

程　义　如此，走哇！

王韶之　（唱）看陣陣归鴉紅日下，

半明斜月暮云遮。

程　义　（唱）野渡無人客歇馬，

王韶之　（唱）孤檠独枕最思家。

〔同下〕

第十一場

〔張恩上，烏鴉叫介〕

張　恩　啊！

（唱西皮散板）

狂風日落群鴉噪，

（轉唱西皮快板）

孤灯明灭人寂寥。

吹来愁緒有多少，

一齐攢聚在心梢。

只道为官好，誰知官也难。下官白做了这驛丞官，今日接官，明日送官，看了多少官場現形，覚得官場直如戏場，也不知陪了多少小心，饒上多少和气。回想旧日情事，不胜今是昨非之感也！

〔驛卒上〕

驛　卒　禀老爷：外面来了一位京解老爷，解着一位犯官老爷。京解老爷，要見老爷；犯官老爷，不見老爷。禀报老爷知道，我的老爷。

張　恩　哦！京解到来，就該早禀。得罪他們，那还了得！

驛　卒　他是先到店房，后来驛館。

張　恩　說我出迎！

驛　卒　有請京解老爷！（下）

〔程义上〕

程　义　狂風日落后，愁云月不出。

〔張恩出迎介〕

張　恩　京解在……京解老爷到了，請进！

〔程义、張恩进門介〕

張　恩　京解老爷在上，卑职参拜！

程　义　且慢！只行常礼。

張　恩　多謝貴差！貴差一路前来，日暮天寒，多受風霜之苦。

程　义　豈敢！我一路行来，大小官員，都說把你大才小用了。

張　恩　豈敢豈敢！（紅脸，揮开介）敢問貴差，解的是京城哪位老爷？为何落店，不到驛館呢？

程　义　解的乃是京城史官王大老爷。

張　恩　噢！就是王韶之王老爷么？

程　义　正是。

張　恩　（彈泪介）王……老爷呀！

程　义　啊！提起王老爷，你为何落泪不止啊？

張　恩　貴差呀！

（唱西皮流水板）

　　未曾开言泪汪汪，

　　尊一声貴差細听端詳。

　　王大人待我的恩德广，

　　粉身碎骨也难报偿。

　　但不知他身犯何罪他乡往？

　　怎不叫人心惨伤！

哎呀京解老爷呀！你哪里曉得，那王老爷与我有旧，我是曾受他深恩的。今聞此言，怎不伤情？怎不落泪？煩劳为我指引，前去店房拜見，說我情願替他發配，替他受罪。

程　义　且慢！王大老爷一路行来，是一概免参免見。

張　恩　别人見不得，卑职是例外的。

程　义　你去他也不見！

張　恩　这个！有了：貴差，小官今晚备有水酒，拜請貴差一談如何？

程　义　这倒使得。請哪！

張　恩　少刻請駕。

程　义　少刻奉陪。

張　恩　送貴差！

程　义　免！（下）

張　恩　罢了哇，罢了！王老爷呀！

（唱）想当年把公子酒醉失了，

王夫人她待我恩比天高。

到如今恨無有涓滴答报，

每思起愧得我汗透衣潮。

今日里王大人放逐就道，

报大恩我替他去走一遭。

〔張恩彈帽翅、撚鬚介。驛卒上〕

驛　卒　稟老爷：又是一个京解要見！

張　恩　噢！今夜晚間这京解也太多了。

驛　卒　这一个，喝，可比那个厉害！

張　恩　快請快請！

驛　卒　有請京解老爷！（下）

〔四小校尉引大校尉上〕

大校尉　呔！驛丞哪里？驛丞哪里？哇呀呀……！

張　恩　貴差在上，小官参拜！

大校尉　哇！哪有許多的拜！

張　恩　貴差光降，有何事故？

大校尉　放你娘的臭屁！沒事到此做甚？这里有旨，快快拿

去看来！

張　恩　是是是！（接聖旨讀介）史官王——

大校尉　喳喳喳！（兩望介）呔！驛丞听者：聖上有旨，太师有令，限你三更三点，有了人头便罢；若無人头，要你提头来見。你要打点了！小心了！哇呀呀……！

〔“四击头”。大校尉、四小校尉下。張恩跪送，兩望，頓足介〕

〔驛卒暗上〕

張　恩　哎呀，不、不、不好了！驛卒掌灯，待我观看。

驛　卒　是。

〔驛卒掌灯，張恩看介〕

張　恩　（念）“史官王韶之，錯办君国大事，聖上大怒，發下追騎，哪里追着，哪里斬首。”哎呀！（擲帽、昏介、驛卒以背頂介）

驛　卒　老爷醒来！老爷醒来！

張　恩　（唱西皮原板）

見公文把我的三魂吓掉，

从空中降下了杀人的刀。

驛　卒　老爷醒来！

張　恩　（唱）耳边廂又听得驛卒来叫，

珠泪滚滚哭嚎啕。

咳！張恩哪張恩！你哭死又有何用？想你家老爷，待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今日他犯罪，豈可坐視不救？啊呵有了！我不免报信与我那恩主，叫他逃走了吧！哎呀使不得！我素知我家老爷，是視死如归，耿直汉子，他不知道，还則罢了；他若知道，必定慷慨就义，豈不反来断送他的性命？使不得，使不得。这、这、这……也罢！待我用鋼刀杀了这后来的校尉

一同逃走吧！呃，不妥啊不妥！杀死校尉倘被徐羡之知曉，豈不把我老爷罪上加罪！哎呀这、这、这……噢、噢、噢有了！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那列国时，田光曾为太子丹而自刎，樊于期曾为荊軻而割头。張恩哪張恩！难道你就死不得嗎？唔，有了主意了，有了主意了。驛卒！

驛　卒　老爷！

張　恩　你快去店房，請京解老爷前来！

驛　卒　是！（欲行介）

張　恩　轉来轉来！要請先来的，不要請后来的。快去快去！

〔驛卒下〕

張　恩　（哭介）老爷呀！唉！人活百年孰有不死！与其默默而死，何若杀身成仁！今日我死，死得其名矣。

〔驛卒上〕

驛　卒　京解到！

張　恩　有請！

驛　卒　有請！

〔程义上，看張恩介〕

程　义　（背供）天地生人不重，果然面貌相同。

張　恩　貴差請坐！（拂坐介）

程　义　有坐。

張　恩　驛卒看酒！

驛　卒　喳！（斟酒介）

張　恩　貴差請！

程　义　干！

張　恩　貴差請！

程　义　干！

張　恩　再滿上。

程　义　酒已够了，不用了。

張　恩　驛卒撤杯！

驛　卒　喳！

張　恩　今夜晚上，你用心服侍老爷，从今以后，再不用你伺候了。

驛　卒　喳！（退出介）啊，不对呀！我家老爷言道：今夜我好生伺候，从今以后再不用我伺候啦。这是哪里說起呀？噢，是啦！一定是京解給我說坏話啦。呃，不能啊，不能。好奇怪呀！（下）

〔張恩移椅近程义介〕

張　恩　啊貴差，你方才說，哪个面貌与我相同啊？

程　义　我正要問你，为何与史官王大老爷面貌一般無二？

張　恩　（揪程义袖）哦，怎么講？

程　义　一般無二。

張　恩　哎呀，貴差呀！旣然如此，小官今晚有一难言之事，請貴差担待担待！

程　义　担待就担待，看你并非做差事的。

張　恩　謝貴差！（跪介）

程　义　起来。担待什么？

張　恩　这个！（哭介）就是我今晚要替史官王老爷一死！

程　义　啊，你、你、你敢是瘋了？王老爷發配，并未犯什么死罪呀？

張　恩　这个！（四望，关門介）哎呀貴差，你还不知道么？

程　义　知道什么？

張　恩　貴差呀，就是你才去后，随后又来一位京解，傳下徐太师手諭，要我三更三点，將王老爷首級斬杀献

上便罢；如若不然，叫我提头去見！

程　义　噢！有这等事！待我报知于他，同逃便了。

張　恩　且慢！王大人是視死如归的硬汉子，听說此信，恐他不但不逃，反把性命飞蛾投火了。再說，你們逃走，我也終不免一死，与其白白而死，何若仗义而亡？来，剁了吧！（引頸介）

程　义　好汉子啊，好汉子！只是你替王大人一死，过往官員到来，如何是好？

張　恩　这个！有了！我不免在粉皮牆上，題詩一首，就說我嫌小弃官，量誰曉得？

程　义　好，你就写来！

張　恩　待我写来！

（唱西皮倒板）

强忍嗚咽把牙咬，

（轉唱快板）

心酸手战难揮毫。

为憤朝政誤群小，

树党营私害同曹。

陶二潛清高嫌官小，

为五斗豈肯輕折腰？

因此挂冠归隐了，

要学古代那許、巢。

書未写罢腸断了，

杀身吮血磨鋼刀！（下）

程　义　（唱）大罵裴之奸当道，

擢髮难数罪千条。

我恨不得將尔生吞了，

惡胜董卓与奸曹！

哎呀且住！想我押解王大人，不意徐羡之那賊，差人追来，杀害王大人性命，虽有驛丞願替一死，只是我与他一無冤、二無仇，叫我如何下手？哎呀！常言道得好：各人自扫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待我甩手走了吧！

（唱）这杀人事兒非关小，

無冤無仇怎下刀？

倒不如且远走天涯海角，

哪管它閙得一团糟。

走了，走了。哎呀走不得，走不得！我若一走，眼見忠良丧命，天下好人，無有善終。也罢！那驛丞既然願死，我又何妨一杀？少时出来，我便咬定牙关，閉了双眼，权当他是徐羡之，举起明亮亮鋼刀，狠心就是这么一下，怕他不噗哧一声，紅光四濺，鮮血遍地，身首兩段？哎呀呀，这样殘忍，我还是下不得手啊！

（唱）我素来仁慈胆最小，

杀鷄犹不忍下刀。

斗大头顱硬剁了，

咳！

令人髮竪身發毛。

哎呀，好怕呀好怕！你看这屋中灯光暗淡，陰气森森，好不怕人哪！（伏桌介）

張　恩　（內）走哇！

（唱西皮倒板）

丈夫誓死把恩报！

〔張恩蹉步上，咬刀，前扑后扑，起来磨刀介，伤手介〕

（唱）伤手蘸血磨鋼刀。

紧閉双目牙关咬，（將刀加頸介）

拜求快快賞一刀。

程　义　且慢！我剁你一刀，王老爷問起，他是你什么人，你是他什么人，我將何言答对？

張　恩　哎呀貴差呀！王老爷不問便罢；若是問起，你、你、你就說我是灯棚失落公子之人，他就明白了。貴差，你不要叫我不死不活，来个痛痛快快吧！

〔拜介，催杀介，程义蹉步躲介，張恩跪步追介。三更〕

張　恩　哎呀貴差呀！天已三鼓，时光有限。你杀我一刀，成全我了；不剁我一刀，害了我了。剁了吧！剁了吧！（送刀，挺身。程义三頓足，杀介）

〔四小校尉引大校尉急上，搶張恩头下。程义伏地，起，叫介〕

程　义　哎呀，我的干爹！

〔王韶之上〕

王韶之　为何如此惊慌？

程　义　禁声！大人附耳上来。

〔程义与王韶之耳語介〕

王韶之　噢，有这等事！“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我兒，你將我綁去献功吧！

程　义　爹爹差矣！孩兒若是貪功，就不用杀死驛丞了。趁此天还未亮，快快一同逃走吧！

王韶之　走！

程　义　走！

王韶之　走！走！走啊！

〔王韶之甩鬚拉程义跑下〕

第十二場

〔起更。牌子。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拓拔安攂上〕

拓拔安攂　屡战屡敗，眞眞糟糕。巴圖嚕，随俺悄悄偷营劫寨者！

众　啊！

〔同下〕

第十三場

〔檀道济上〕

檀道济　（唱）多日不見粮草到，

好叫本帅鎖眉梢。

徐羨之、傅亮插圈套，

要害本帅赴陰曹。

本帅一死还罢了，

可惜帳下众英豪。（坐介，困睡介）

〔薛彤、高云上〕

薛彤、高云　（唱）軍中無粮三軍吵，

見了元帅說根苗。

檀道济　（唱西皮倒板）

夢兒里只見粮草到，

（轉唱搖板）

好叫本帅喜心梢。

拓跋安攂哪里跑！

啊！（睜目介）

二將进帳为哪条？

薛彤、高云　啓元帅：軍中無粮，三軍乱吵。

檀道济　噢，如此，吩咐大小三軍，齐到大营听点。

薛　彤
高　云　三軍进帳！

〔四旗牌、四上手兩边上〕

四旗牌
四上手　与元帅叩头！

檀道济　軍士們請起。

四旗牌
四上手　小人們腹中飢餓，起不来了。

檀道济　你們起不来，本帅与你們跪倒了。

一旗牌
一上手　元帅为何跪而求之？

檀道济　你等不知，只因我軍来到陣前，与番邦数战，只杀得他敗兵不出，再有一战，大功即可成就。不想徐羨之与爷有仇，为害我一人，令傅亮等扣粮不發，致連累大家俱成餓夫了哇。

一上手　哎呀好餓呀！

一旗牌　兄弟們低声些，不要叫番邦听去，乘机杀来。你我同是飢餓之人，焉是他人对手？

檀道济　軍士們，你們暫受一时之飢餓，待早晚粮到，再有一战，定然成功，一可报聖上之恩，二不灭我軍志气，本帅就感恩非淺了。

四旗牌
四上手　元帅請起。大家不再喊嚷就是了。

檀道济　大家同起。

一旗牌
一上手　兄弟們，誰也不許再嚷飢餓，誰嚷飢餓，便杀而食之！

三旗牌
三上手　大家不嚷就是。

〔四旗牌、四上手兩边下〕

檀道济　吩咐下去，小心了！

薛　彤
高　云　得令！（下）

檀道济　（唱）营下無粮三軍吵，

　　倒叫本帅受煎熬。

　　耳边厢忽听响大炮，

〔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拓跋安揻上，过場下。二旗牌上，双看介，双进門。二旗牌扛大刀，檀道济拔劍，亮相，看介。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二龙出水上、拓跋安揻上〕

拓跋安揻　来到檀营，你看营門大开，紅灯高照，恐中奸計，收兵收兵！

〔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拓跋安揻急下〕

旗牌甲　啓元帅：番兵倒退四十里。

檀道济　他乃久敗之將，量他疑心，不敢擅入。小心了！

二旗牌　好餓呀！（睡倒介）

檀道济　呀！

（唱）本帅用兵多巧妙，

　　賊人不敢逞英豪。

　　悶坐宝帳飢腸嘯，

　　且將兵書瞧一瞧。

〔啞笛。檀道济归座，看書介〕

檀道济　唉！

（唱）孙武子用軍神鬼妙，

　　兵法十三篇篇高。

　　論起敗中取胜道，

　　多少古人策略高：

　　孙臏行兵減鍋灶，

賺得龐涓入籠牢；

三国孔明計更老，

赤壁破曹用火燒；

空城妙計殊可笑，

司馬聞琴望風逃。

我这里盼粮粮不到，

終夜难睡苦煎熬。

明月朗朗空中照，

〔鑼、梆二更夫睡眼朦朧上，对碰，醒介〕

鑼更夫 你餓不餓？

梆更夫 我餓。

鑼更夫 你想不想？

梆更夫 我想。你想誰？

鑼更夫 我想我媽。（下）

梆更夫 我想我媳妇。（下）

檀道济 呀！

（唱）滿营將官睡寂寥。

听不見鳴鑼口呼号，

听不見搖鈴把梆敲。

不放心营外去巡哨，

〔鑼、梆二更夫上，对碰，睡介〕

檀道济 唉！

（唱）营下更夫都睡着。

按軍令就該头割掉，

腹中無食受煎熬！

無奈何替他把鑼鳴，（拿鑼替打介）

营下的，小心了！（放鑼轉拾梆介）

（唱）这一旁再把梆来敲。（敲梆介）

营下的，小心了！

（唱）一夜五更未睡觉，

我替更夫代代劳。

万岁爷把臣忘記了，

檀道济不能回南朝。（睡介）

〔檀道济暗換髯介〕

〔薛彤、高云上〕

薛　彤
高　云　（唱）一夜五更未睡觉，

不觉更尽又一朝。

元帅醒来！

檀道济　（唱）梦兒里喜見粮草到，

羨之、傅亮已挨刀。

强打精神看誰叫，

呀！

不觉天明又一朝。（看介）

啊，大家还睡？

薛　彤
高　云　你們还睡。看元帅的鬍鬚都熬白了！

〔二旗牌惊醒介〕

旗牌乙　怎么說，哪里有白菜熬胡了？

旗牌甲　呸！元帅鬍子都熬白了。从今再也不敢說餓了。

檀道济　众將，你們查看营粮尙有多少？

薛　彤
高　云　不过数斗了。

檀道济　不必惊慌，本帅自有主意。掩門！

〔同下〕

第十四場

〔漁夫上〕

漁　夫　（唱山歌）

風雨蓑衣有一件，
家業扁舟只一船。
江湖敢把三公賤，
釣得魚蝦換酒錢。

〔樵夫上〕

樵　夫　（唱山歌）

一身不朝也不仕，
烟霞嘯傲乐誰知？
終日無非亦無是，
斧担生涯度岁时。

啊漁哥！

漁　夫　樵哥！

樵　夫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漁　夫　今年一百單八岁了。你呢？

樵　夫　小哪，九十八岁。你今天打了多少魚？

漁　夫　滿滿的一籮。你今天打了多少柴？

樵　夫　压压的一担。天晚無事，你我且坐这坡上，閑話一回。

漁　夫　請！

〔漁夫、樵夫同坐介〕

王韶之　（內）走哇！

漁　夫　你看那旁有人来了！

王韶之　（內唱二黃倒板）

远禍害逃至在天涯路外，

〔程义提灯籠、扶王韶之上，喘介〕

王韶之　哎呀！

（接唱二黄迴龙）

我好比丧家之犬、失巢乳燕、离娘之孩、好不悲哀。

（轉唱二黄原板）

只落得家难投有国难在，

为国家秉忠心反遭禍灾。

逃仇害顧不得風塵年迈，

走荒山苦奔波踏破芒鞋。

啊，行走之間，忽然無路了。

王韶之　歇息歇息再走吧！

程　义　是。

〔程义、王韶之同坐介〕

漁　夫　（唱山歌）

观尽兴亡千古恨，

飽看滄桑数十春。

樵　夫　（唱山歌）

欲知朝中大事情，

須向山中問野人。

啊漁哥，你这几日可听有什么新聞么？

漁　夫　我耳聾眼花，不爱管这些閑事了。你可曾听見什么？

樵　夫　我听說：目今朝中正人君子，多被徐羨之杀害。現下檀道济与北魏打仗，虽則連次大胜，不知哪个混賬管粮的，不与他粮草，軍中無食，竟被困在滑台了。

漁　夫　唉！从来忠良蒙禍害，千古英雄無下梢。你看他們爭名夺利，反不如我等無荣無辱，落得清閑。

王韶之　啊二位大哥，此处是什么地方？

漁　夫　此处是“回头岸”。

王韶之　何为“回头岸”？

樵　夫　你豈不知有句俗語是“身后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头”？

王韶之　噢！敢問二位，方才說什么檀道济無粮被困？

漁　夫　咳！你这人好沒道理，人家講話，你在一旁絮絮叨叨，誰耐煩与你說！樵哥，你我各自回去了！（欲行介）

樵　夫　且慢！明日又是赶集卖粮的日子了。

漁　夫　如此，我們在“名利集”相会，到那里將魚換酒，

樵　夫　將柴換米；一同吃上一回，

漁　夫　喝上一回。請哪！

樵　夫　請哪！

漁　夫
樵　夫　哈哈哈……！

王韶之　哎呀天哪！

（唱反二黃三眼）

听一言不由人肝腸刀絞，

滿眼中泪如雨意冷心焦。

說什么在朝中为官荣耀？

看起来反不如山野漁樵。

富与貴犹浮云过眼繚繞，

到如今只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日暮途穷、黯然魂消。

我那妻和子也不知何方流落，

一家人今日里四散奔逃！

怨只怨逞忠直説什么肩任大道？

全不想奸佞臣居高把权操。

若能够急流勇退早、急流勇退早，

我那妻兒啊！

又焉能眼前無路难开消！

程　义　（唱）劝爹爹休得要太悲伤了，

到如今孩兒有好路一条。

不如向檀道济营中投报，

若助他成大功可寃雪一朝。

王韶之　噢！

（唱反二黄快三眼）

一言把我提醒了，

心中頓有妙計高。

檀道济盼粮粮不到，

眼見得他功败垂成在一朝。

我若是助他粮和草，

他必能杀贼立功劳。

那时节再把讒臣討，

豈不寃仇雪一朝？

猛然間妙計已想好，

啊，兒啊，我們快赶到"名利集"落下客店，你要寻下道士法衣、魚鼓简板，自有妙用。

程　义　这做什么？

王韶之　附耳上来！

〔王韶之、程义耳語介〕

程　义　妙妙！兒遵命！

王韶之
程　义　(唱)要成功全靠这一漁一樵。

〔同下〕

第十五場

〔場設"名利集"，摆米囤。二伙計、胖商挾算盤、瘦商挾大秤上〕

胖　商　本大利寬腰万串，小九九兒好算盤。

瘦　商　全凭鈎秤家私賺，刘海一生只爱錢。

老大哥，今天是初一，名利集卖粮买粮的日子。伙計們，摆桌子，开盤子，买卖起来！

〔漁夫、樵夫、众百姓背口袋、捎馬、担筐、荷籠上〕

漁　夫
樵　夫　(唱吹腔)
众百姓

初一十五把集开，

又把管帚一齐来。

有的买来有的卖，

大家無非都为財。

〔众作买卖介〕

胖　商　开盤了！

(唱吹腔)

今天买米銀一兩，

卖的每石只八錢。

买的貴来卖的賤，

穷人吃亏富賺錢。

爱买不买别抱怨，

誰叫我本大利自寬。

王韶之　(內)無量佛，善哉啊善哉！

〔王韶之打魚鼓简板、程义举龚又挑黄布上書“仙”字上，打鑼。王韶之裝瘋介〕

王韶之　（唱“道情歌”）

我本九九大罗仙，

偶然游戏到人間。

猛然睁开法力眼，

啊！

为何煞气直冲天？

唔呀呀，善哉啊善哉！可怕啊可怕！这里劫数忒大了。

胖　商　这位仙長，你怕什么？

王韶之　我看此处，黑煞冲天，你們都遭劫在数，在数难逃。

胖　商　哇！何方杂毛老道，敢在此妖言惑众？

王韶之　孽障，我乃二龙山三教寺玉京道人也。曾在洪洋洞，修煉八百八年。在蟠桃会往来三十三天。手持一口劍，出于南天門，脚踏翻天印，来到善宝庄。見你們这里黑气冲天，主有人禍天灾、將要十死八九。是有屋無人住，有衣無人穿，有飯無人吃，有路無人走。必須修善积福，講求道德，众善幷行，諸惡幷去，始可回天轉意。

众　　　仙長，給我們禱告禱告吧！

王韶之　要我禱告，却也不难，必須各行善事：富者出粮百担，貧者出粮一斗。貧道替你們布施布施，賑济飢寒方可。

众　　　待我們捐些粮米吧！

胖　商　慢着！你們别听这定計化緣生意口。

〔王韶之甩火彩介〕

王韶之　孽畜，想你买大卖小，损人利己，乘人之危，损人自益。虽則發万金，但乏嗣無后，甘为守財之奴。死后难道还能帶到棺材里面么？我今募化，原非肥己，志在拯救飢寒。汝今毁人称直，罵神称正，难道不怕天譴么？（举手作雷炮声）

胖　商　（怕介）哎呀老神仙，說得我心服口服，我情願出粮百担。

漁　夫
樵　夫　他是土財主，罰他千担。
众百姓

瘦　商　什么神仙，朦事！

王韶之　那一瘦孽障，看你面慈心毒，有錢造孽，多娶老婆，淫欲过度。如今形销骨立，不久当死。你死之后，妻妾改嫁，不过便宜他人。你为何执迷不悟？不如散其資財，遣其妾小，倘可延長生命，終尔天年。

瘦　商　哎呀，仙長說得是。我情願捐米五百担贖罪。

王韶之　好。程义，你附耳上来。

〔王韶之与程义耳語介〕

程　义　遵命！（下）

王韶之　众百姓，各各凑齐粮米，随貧道送往前去。

漁　夫
樵　夫　哪里去？
众百姓

王韶之　前面自有人来接取。

漁　夫
樵　夫　遵命！
众百姓

〔牌子。众圓場，四旗牌、四上手、薛彤、高云、程义、檀道济上，

接粮介。四旗牌、四上手、薛彤、高云下〕

檀道济　仙長！

王韶之　大將軍！众百姓，今將粮米交付大將軍，由他主持，一可賑济灾黎，二可贍养軍馬，尔等日后，自可得享功果。

众　是。我等告退。

檀道济　恭送！

众　不敢，請！

檀道济　請！

〔渔夫、樵夫、众百姓、胖商、瘦商下〕

檀道济　韶之兄，亏你有此好計！

王韶之　哈哈哈……！此乃上天有眼，我們性命不該死在奸賊之手。弟之遭际，想大將軍已听程义詳說了。

檀道济　今番有粮，再有一战，北魏可扫。那时定斬徐、傅二賊之头也。

报　子　（內）报！（上）

啓元帅：番兵派来暗探，查知我等無粮，欲来攻打。

檀道济　这个！再探！

报　子　啊！（下）

王韶之　無妨事。小弟又有一妙策。

檀道济　領教領教？

王韶之　大將軍可傳众將进帳。

檀道济　众將进帳。

薛　彤
高　云
四旗牌
四上手　（內）来也！（上）

参見元帅！

檀道济　見过王大人，另有吩咐。

薛　彤
高　云
四旗牌
四上手
大人！

王韶之　吩咐尔等各备米袋，满盛沙土，將我們存粮复于其上，乘此夜晚，唱筹量沙，番兵見我們粮多，不敢应战矣。

薛　彤
高　云
四旗牌
四上手
啊！

〔牌子。众堆袋介。四番兵、四下手、二番將引拓跋安攧上，窺看介〕

王韶之　（唱歌）

一担十担百十担，
堆积粮米渾如山。
你看千担万担十万担，
好似高崗可接天。

拓跋安攧　哎呀且住！徐羡之有書到来，說檀营無粮。你看他粮如山积，战他不过，收兵收兵！

〔拓跋安攧原人下〕

〔报子上〕

报　子　啓元帅：番兵見我粮多，收軍而去。

王韶之
檀道济
哈哈哈……！

檀道济　再探！

报　子　啊！（下）

檀道济　啊王大人，此番唱筹量沙，吓走番兵，皆吾兄之力。待我回朝复旨，斬杀徐、傅二賊，替你雪冤便了。

王韶之　謝大將軍。程义过来！

程　义　在！

王韶之　汝可到我家中，悄悄搬取汝义母。

程　义　哪里相会？

檀道济　可到寒舍相会。

王韶之　好，到檀府相会。

程　义　遵命！（下）

檀道济　众將官，回朝复旨者！

众　　　啊！

〔牌子。同下〕

第十六場

〔場設灵牌，張嫂上，焚香介〕

張　嫂　有請夫人！

王夫人　（內）苦哇！

〔王夫人孝服、抱小孩上，張嫂攙介〕

王夫人　（唱）自聞說我兒夫遇害驛館，

好一似揚子江心陡翻船。

終日里苦悲凄以泪洗面，

恨無处求尸骨地下同眠。

悶懨懨坐愁城又把病染，

倒不如早一死侍夫九泉。

見灵牌泣如雨焚香自拈，（哭拜介）

老爷呀！

夫妻們地下見早晚之間。

举首問青天，

为何不睁眼？

天道何昧昧，

是非都不管。
兒夫夙忠良，
反遭意外險。
抛下妻和女，
哀哀誰人憐？

張　嫂　夫人休要如此。老爷之死，不过傳言，何必深信！

王夫人　張嫂，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則乱。这事攤在你的身上，你也經受不起呀！

張　嫂　夫人，天色不早，安歇了吧！还要注意身体。

王夫人　唉！倒不如一死的好。

〔王夫人、張嫂同睡介〕

程　义　（內）走哇！（上）
（唱）一身恰似飄蓬起，
　　走过东来又复西。
这是王大人旧第，看四下無人，待我叩环。（叩环介）

〔小孩哭，張嫂醒介〕

張　嫂　自从老爷去后，門庭久無往还。是哪个？

程　义　王老爷差来送信的。

張　嫂　哪个王老爷？

程　义　王韶之王老爷。

張　嫂　哇！王老爷不在了，送什么信！

程　义　王老爷不曾死，現在檀大將軍营中。叫我送信的。

張　嫂　这！

王夫人　旣然如此，快些开門相見。

張　嫂　是。（开門介）請！

程　义　夫人在哪里？啊夫人在上，受孩兒程义大礼参拜！

王夫人　啊，你为何如此称呼哇？

程　义　夫人哪！

（唱西皮快板）

夫人休得惊相問，

孩兒本是京解人。

押定义父云南进，

行在中途遇仇人。

徐羨之差人逼索命，

替死驛丞名張恩。

同把檀营来投奔，

計破北魏立奇勛。

特把义母来搬請，

同到檀府重相亲。

王夫人　噢！

（唱西皮快板）

听一言来犹不信，

老爷一死又复生。

破涕为笑再相問，

为何替死是張恩？

〔王夫人脫孝服、去灵牌介〕

程　义　（唱）張恩自从逃性命，

做了永安小驛丞；

听說老爷遭不幸，

舍命傾身圖报恩。

張　嫂　哎呀夫哇！（倒地、僵尸介）

王夫人　張嫂醒来！張嫂醒来！

張　嫂　（唱西皮小倒板）

听一言来活要命，

（轉唱散板）

抱定灵牌哭夫君。

王夫人　那不是你夫主啊！

張　嫂　（唱）兒夫一生好苦命，

生性直爽忒至誠。

〔王夫人替張嫂換孝服介〕

王夫人　張嫂，人死不能复生，哭也無益。

張　嫂　夫人你不道：事不关心，关心則乱么？

王夫人　唉！程义，但不知何日啓程？

程　义　即日啓程。

王夫人　如此，我家無男子，你且外面落店，改日接我便了。

程　义　遵命！（下）

王夫人　張嫂啊！

（唱西皮快板）

劝張嫂你休要悲痛，

我有言来听分明：

目今老爷得了胜，

深仇得雪冤得明。

老張恩替他送了命，

我夫妻一定不忘恩。

从今把你做亲姐侍奉，

这孩兒权当做是你的亲生。

擦抹眼泪同把后堂进，

到明天去檀府一起登程。

〔王夫人扶張嫂下〕

第十七場

〔場悬灯結彩。牌子。檀夫人抱子，藍三省、家院均吉服上〕

檀夫人　啊家院，老爷今日凱旋归来，全家悬灯結彩庆賀，你听鼓乐之声，老爷来也。

〔牌子。四旗牌、王韶之、檀道济上。檀夫人迎进同坐介〕

檀道济　夫人不須迴避，見过王亲家！

檀夫人　王大人怎么成了亲家了？

檀道济　夫人，你不知道，下官此次得成其功，皆王大人策划之力。是我在营，聞知夫人新生一子；王大人也有一女，我把这一双兒女結为亲家，豈非亲家了？

檀夫人　如此，亲家有礼！

王韶之　亲家請坐！

〔院子上〕

院　子　王夫人到！

檀道济　有請！

〔牌子。王夫人、張嫂、程义上〕

王韶之　啊夫人，快快見过亲家！

王夫人　啊，檀大人怎么成亲家了？

王韶之　夫人不知，下官此次寃仇得雪，皆檀大將軍之力。我已將女兒許婚檀家令郎公子，豈不是亲家了？

王夫人　如此，亲家有礼！

檀夫人　亲家請坐！

檀道济　倒是我討了便宜，做了上門亲。

王韶之　不敢，高攀高攀。

檀夫人　啊老爷，你看看你新得的兒子吧！

〔檀道济抱子看介〕

檀道济　哎呀呀，不愧要做王家女婿，你看長的活像王大人。

王韶之　这等說来，我倒要一看。哈哈！果然相像。（背供）哎呀且住！看此子項帶渾仪宝鏡，分明是我灯棚失落

的亲生。唔，有了，不免用言語試探檀夫人，自然明白。啊檀嫂，噢噢亲家！

檀夫人　亲家！

王韶之　我那賢婿、你的令郎，項上帶的渾仪宝鏡，乃是一件宝貝，但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檀夫人　乃是朋友相送。

王韶之　但不知哪家朋友？

檀夫人　这！

檀道济　夫人，你倒是講啊！

檀夫人　这！

王韶之　亲家，你倒是講啊！

檀夫人　王大人苦苦相問，莫非有甚緣故？

王韶之　这个！非是小弟苦苦相問，只因小女身上帶有"如意双环鎖"，它的来历，小弟有些不明而不白！

檀道济　啊，如意双环鎖乃是聖上御賜我家之物，怎么到了你家呢？

王夫人　是啊！"渾仪鏡"也是聖上賜与我家的呀！

檀道济　啊夫人，王大人追問此事，你倒是說呀，講啊！

檀夫人　哎呀老爷呀！提起此事，前因后果，眞是好笑。只因老爷出征，妾生一女，惟恐檀門絕后，因命家婆在灯棚換得此子。

王韶之　亲家，你換的不是別家的，喏喏喏，就是我的兒子。

檀道济　如此，你的女兒原是我的女兒了？

王韶之　是啊！我們今日来个"完璧归赵"吧。

檀道济
檀夫人
王韶之
王夫人　哈哈哈……！

檀道济　啊亲家，这可謂“双喜临門”了！

王韶之　呃，不叫双喜，眞可叫“四喜”了。

檀道济　何为“四喜”？

王韶之　斬了徐、傅二賊，亲家得胜还朝，是一喜；下官寃仇得雪，官复原任，又一喜。豈非“四喜”了？

張　嫂　喂呀……！

王韶之　張嫂不要啼哭，你丈夫張恩，我已表奏，追贈“成仁大夫”。还有程义，也蒙聖恩授为“散騎司馬”。

張　嫂　多謝老爷！
程　义　多謝爹爹！

檀道济　这等說来，可謂“層層見喜”了！

王韶之　好哇！好个“層層見喜”。正是：

檀道济　　本說是我的兒子你的女，

王韶之　　却变做你的女兒我的媳；

檀夫人
王夫人　　原說是層層大禍反为喜，

众　　这叫做四喜临門由人积。

哈哈哈……！

（尾声。同下）

胭脂宝褶

马連良藏本

提　要

洛陽豪富穆良强搶債戶韓如水女翠娥，作妾抵債。事为二龙山英雄公孙伯知，乃黄夜入穆府救女出；本拟送女归家，因官兵逼追，遂載之船中，暫回山寨。書生白簡入京赴試，聞鄰舟女泣，謂公孙不良，挺身責問。公孙携白入寨，述明原委，竟义結金蘭。公孙复强以翠娥妻之，并贈“胭脂宝褶”。白無奈，与韓对坐达旦，翌日下山，令老仆寄韓于尼庵，已則至京，宿于表兄开設之遇龙酒館候試。

上元張灯，永乐帝私訪入館。白正讀書，經喚出面試，才艺俱佳；临行，白更慨借胭脂宝褶。永乐归，乃召之封为进宝狀元，授为巡按，命招安公孙伯。白出巡洛陽，微服私訪，不愼將印信失落，即被洛陽县令金祥瑞所得，金乃囑班头白槐往撫院探信，而白槐、白簡实为父子，竟得团圓，白槐于是設計逼使金还回印信。

先是，穆良曾控韓如水引盜劫搶，金系韓于獄。白簡因調审原案，治穆良罪。白槐繼請金祥瑞为媒，接翠娥为白簡完婚。

第 一 場

〔穆良上〕

穆　良　（数板）

家住洛陽称首戶，

开了几座典当鋪；

庄下良田有万頃，

庫內的金銀無其数；

虽然有錢我不花，

一个錢当做了生身父、生身父。

老夫、穆良。乃本地人氏。自幼要財如命。終日盤算，坑綳拐騙，無所不为。因此掙下了万貫家財，在洛陽县內称为首戶。我又得了"比目宝鏡"一对，价値連城，留做傳家之宝。無奈年过半百，膝下無兒，意欲置上一房姨太太，我又舍不得花紅彩礼。現因本县有一韓如水，欠我的銀錢，他有一女，名喚翠娥，長得是标标致致，美貌非常。我不免到他家去討債务，他若有錢还則罢了；若是無錢哪，那我就將他的女兒帶回，收为侍妾，豈不是一举兩得，人財不空？說得有理，小子們走上！

〔四家丁上〕

四家丁　参見員外！

穆　良　随定老夫討債去者！

四家丁　啊！

穆　良　（乾板）

　　　　　一同討債到他家，

四家丁　　到他家，

穆　良　　他家有个一枝花，

四家丁　　一枝花；

穆　良　　配与老夫成連理，

四家丁　　成連理，

穆　良　　一树梨花海棠压，

四家丁　　海棠压。

〔同下〕

第　二　場

〔韓如水上〕

韓如水　（唱）遭天灾洛陽县連年荒旱，

　　　　　父和女受清貧好不淒然！

卑人、韓如水，膝下一女，相依为命。隔鄰仇受川身得重病，是我前去探看，有心資助，怎奈連年荒旱，一貧如洗，力不从心，令人淒然！

〔圓場〕

来此家門。女兒，开門来！

〔韓翠娥上〕

韓翠娥　（唱）老爹爹終日里愁眉不展，

　　　　　無菽水怎能够膝下承欢？

（开門介）爹爹回来了？

韓如水　回来了。（进門，坐介）

韓翠娥　爹爹請来用茶。

韓如水　家中一貧如洗，难得我兒这等孝順。待为父寻个上

等人家，將你許配于他，也免得随为父受苦！

韓翠娥　怎奈爹爹年迈，無人侍奉。孩兒每日做些針黹，也好奉养爹爹。

韓如水　唉！待等为父时来运轉，也就好了。

〔四家丁、穆良上〕

穆　良　来此已是韓如水的門前，上前叫門！

四家丁　是。韓老头在家嗎？

韓如水　是哪一位？

四家丁　穆員外到啦！

韓如水　啊！穆良来了，我兒暫且迴避！

〔韓翠娥下〕

韓如水　（开門介）啊，穆員外在哪里？穆員外在哪里？啊穆員外請进！

〔四家丁、穆良进門〕

韓如水　穆員外請坐！

〔穆良坐介〕

韓如水　啊，穆員外，降临寒舍，有何見教？

穆　良　韓如水，你在三月以前，也曾借过老夫三十兩銀子，如今本利算来已有一百余兩。今日老夫特地前来索要。

韓如水　哎呀員外呀！小老兒当日借銀之时，也曾言过，等小女做些針黹刺綉，积下銀錢，加倍奉还。

穆　良　啊，等候你的女兒賺了銀錢，方才归还老夫么？

韓如水　正是。

穆　良　既然如此，待老夫將你女兒帶回家去，收为侍妾，賬目不要，也就是了。

韓如水　哎呀員外呀！小老兒只此一女，仰仗她的双手，供我父女度日。員外若將她領走，犹如絕了我的衣食

性命。况小女生長寒門，焉能与員外匹配？望求員外發个慈悲，將小女放了吧！

穆　良　这个老头兒，好不講理！旣不还錢，又不許帶人，哪有閑工夫听你絮絮叨叨？小子們，到后面將他女兒搜了出来！

四家丁　啊！

〔四家丁下拉韓翠娥上〕

穆　良　帶了回去！

四家丁　啊！

韓翠娥　啊爹爹！

韓如水　哎呀女兒啊！

〔四家丁拉韓翠娥出門，韓如水上前扯介〕

穆　良　哼！好不識抬举！（推韓如水倒地介）

〔"急急風"。圓場，四家丁拉韓翠娥下，穆良随下〕

〔韓如水追介，跌跪介〕

〔公孙伯上〕

公孙伯　老头兒，你跪在塵埃，哭哭啼啼，为了何事？

韓如水　想这等伤天害理之事，壯士不問也罢！

公孙伯　老头兒，某一生最喜欢管人間不平之事，你且講来！

韓如水　壯士，小老兒韓如水，方才那人名喚穆良，就在前村居住。只因小老兒欠了他几拾兩銀子，今日登門索要，小老兒無錢还償，他、他、他……竟將我那女兒搶了去了！

公孙伯　你待怎講？

韓如水　將我那女兒搶了去了！

公孙伯　哇呀呀……！老头兒，你在此啼哭無益，何不到官府告他一狀啊？

韓如水　哎呀壯士呀！想那穆良，广有家財，結交官府，势力甚大，小老兒縱去控告，也是枉然！

公孙伯　有这等事！啊有了！老头兒，你不必啼哭，暫且回得家去，待等二更时分，我將你的女兒送回，也就是了。

韓如水　哎呀壯士呀！想那穆良势力浩大，你是怎样領回我的女兒呀？

公孙伯　老头兒，我有一位好友，与他素有来往。今夜二更时分，你在家中閉門等候，外面縱有塌天大事，也不可出外观看。我那好友定將你女兒送回便了。

韓如水　啊！你有一位好友，与他素有来往，今夜二更时分，我在家中閉門等候，外面縱有塌天大事，也不准出外观看？

公孙伯　正是。

韓如水　哎呀壯士啊！你那好友若眞將我女兒送回，小老兒感恩非淺了！

〔韓如水三跪步介，公孙伯亮像下〕

韓如水　唉，这就好了！（下）

第　三　場

〔四兵丁引賈威武上〕

賈威武　俺、本鎮守备賈威武。只因本地連年荒旱，盜賊横行；是我帶領兵丁，四乡寻查匪人。軍士們，查夜去者！

四兵丁　啊！

賈威武　（唱吹腔）

列队巡行整軍威，

任他宵小敢胡为！（下）

第 四 場

公孙伯 （內）走哇！（上）

（唱吹腔）

腰下宝刀帶血腥，

專打人間报不平。

俺、公孙伯。只因路見不平，今夜去往穆良家中，救那韓如水之女，就便搶劫他家銀錢，也好济貧。二位头目！（拍手介）

〔二头目上，拍手〕

公孙伯 来，一人随我前往；一人去到河边准备船只，以防不測！

二头目 啊！

〔头目乙下〕

公孙伯 看天过初鼓，穆良家中走走！

（唱吹腔）

戴月披星朝前进，

鶴行鷺伏施展飞騰。

〔同下〕

第 五 場

〔四家丁引穆良上〕

穆 良 （唱吹腔）

惱恨花枝心太狠，

难諧連理魚水情。

唉！实指望將韓如水的女兒帶回家中收为侍妾，誰想她哭哭啼啼，执意不从。我只得用武力解决。来

呀！將翠娥与我帶上来！

四家丁　啊！（下）

〔四家丁帶韓翠娥上〕

穆　良　小姑娘，你看我的家中，金銀無数，米面如山，你答应于我，造化不小！

韓翠娥　賊子呀！

（唱吹腔）

　　恃財凌弱太不仁，

　　强霸民女天理难容。

〔公孙伯、头目甲上〕

公孙伯　来此已是，打了进去！

〔公孙伯、头目甲进門杀二家丁介，二家丁跑下。公孙伯捉穆良介〕

公孙伯　穆良，你的金銀藏在何处，快快献出，如若不然，刀下做鬼！

穆　良　大王啊！小老兒空有虛名，并無金銀，求大王饒命啊！

公孙伯　好好講話，量你也不肯献出。大头目，將这女子看好，待某家亲自翻箱倒櫃。

头目甲　啊！

〔公孙伯四处翻找介，取包袱、比目鏡介〕

〔二家丁引四兵丁、賈威武上〕

〔賈威武、公孙伯二人架住，头目甲引韓翠娥下，起打，公孙伯下〕

賈威武　追！

四兵丁　啊！

〔四兵丁、賈威武下〕

穆　良　哎呀且住！我剛剛將那女子領到家中，就来了强人，將我的金銀財宝搶去，又將那女子帶走，必是韓如

水老兒勾串盜匪行搶于我。我不免等待天明，到衙前告他一狀。家丁，攙扶了！

二家丁　是。

穆　良　正是：指望人財兩不拋，誰知賊偷又火燒！

〔同下〕

第　六　場

〔头目甲引韓翠娥上〕

〔公孙伯上，四兵丁、賈威武追上〕

〔头目乙、船夫撑船上，头目甲引韓翠娥上船介，下〕

〔公孙伯杀上，四兵丁、賈威武上，公孙伯跳水介，下，賈威武收兵下〕

第　七　場

白　簡　（內唱西皮倒板）

弃岸登舟往前进，

〔船夫引白簡、白义上〕

白　簡　（轉唱西皮原板）

滿目蕭条孤月一輪。

此一番金榜上若有名姓，

也不負在寒窗苦讀書文。

若寻到老爹爹晨昏定省，

到那时爇心香答报神灵。

耳边廂又听得水声大震，

〔船夫引公孙伯、韓翠娥、二头目上〕

白　簡　（唱）鄰舟上黑夜里女子啼声。

老家人，你听鄰舟之上，有女子呼救之声，定是歹人船只。

白　义　行路之人，少管閑事！

白　簡　船夫，將船只灣住，听他們講些什么？

船　夫　是。（灣船介）

公孙伯　嘿！实指望將这女子搶回，使他父女相会。不想官兵追赶，連同这女子也帶到舟中，怎生安插于她？

二头目　寨主，我看这女子生得倒也美貌，寨主將她收做压寨夫人便了。

公孙伯　呸！

韓翠娥　（唱）罵一声賊强盗無理忒甚，
　　　　因何故不放我回轉家門？
　　　　我这里对江心拚了性命，

白　簡　（唱）气得我鳴不平大罵强人。
你們这伙强人，何方搶来的女子，欲行非理，难道就不惧王法么？

公孙伯　什么人講話？

白　簡　我乃会試举子，見你等做出这样非法之事，故而攔阻。

白　义　大相公，少說些吧！

公孙伯　某家行俠作义，足迹遍于天下，何用你这后生之輩講話！哈哈哈……！

白　簡　（冷笑介）嘿嘿嘿……！亏你說得出“俠义”二字，眼前搶劫女子，也算“行俠作义”嗎？

公孙伯　你当眞要問明此事么？

白　簡　我倒要問个明白。

公孙伯　也罢！某家有满怀心事，中途路上不能对你說明。来呀！

二头目　在。

公孙伯　將他們帶过船来，一同回轉山寨，容我細細地告訴

于他。

二头目　啊！

〔二头目拉白义、白簡过船，船夫下，圆場，众下船介〕

〔四嘍兵上，迎众上山介，公孙伯坐介〕

公孙伯　書生哪書生，某家公孙伯，人称賽虬髯，好打人間不平之事。今聞得洛陽連年荒旱，民不聊生。是我下得山去，意欲打劫富戶，以救貧民。不想路遇穆良，因討債强霸这个女子成亲。是某將他父安置家中，当夜往穆良家內，实指望夺回女子，使他父女相逢；不想官軍追赶甚紧，才將她帶至舟中，半途遇見你这个后生之輩，竟敢辱罵与我。話已說明，你看某家还是俠义呀，还是强盜？

白　簡　虽然不算强盜，你这事办得太也荒唐了！

公孙伯　啊，怎見得荒唐？

白　簡　想那穆良，方將女子帶到家中，你就前去搶劫，他必然疑惑韓如水串通盜匪。如今又將她帶回山寨，你是怎样的安置于她？

公孙伯　呀！

(唱)听罢了小書生講說一遍，

这樁事倒叫我左右为难。

將这女子暫且帶了下去！

一嘍兵　啊！(帯韓翠娥下)

公孙伯　閣下講得極是，請来上座。(同坐介)請問閣下上姓？

白　簡　学生姓白名簡，四川人氏，进京求名。見这女子呼救，冒犯寨主。

公孙伯　閣下青年俊杰，义胆俠腸，我意欲与閣下結为金蘭之好，日后若得机会，也好互相扶助。

白　簡　我乃一介寒儒，不敢高攀。

公孙伯　某家生性直爽，不必推辞。某今年三十六岁了。

白　义　我家小主人今年二十二岁了。

公孙伯　如此說来，某家占長了，哈哈哈……来呀，香案摆下！

〔公孙伯、白簡拜介〕

白　簡　啊大哥，你一表軒昂，武艺超群，为何不报效王家，在此落草为寇？

公孙伯　当年我父，鎮守边关，可恨那奸臣呵！

〔"三槍"牌子〕

白　簡　原来如此。小弟此番进京，若得寸进，必將吾兄含寃之事，奏明聖上。

公孙伯　全仗賢弟。啊賢弟，愚兄有意將这女子送回她家，你意如何？

白　簡　穆良失盗之后，必到官府投告韓如水，兄長若將女子送回，岂不是弄假成眞！

公孙伯　送不得？

白　簡　送不得！

公孙伯　这、这、这……有了：將这女子暫且留在山寨，容愚兄下山，探听韓如水的消息，再行打算如何？

白　簡　想山寨之上，嘍兵甚众，良莠不齐。恐怕她的名节难保。

公孙伯　留不得？

白　簡　留不得！

公孙伯　哎呀这、这、这……有了：賢弟，你可娶过妻室否？

白　簡　这是为何？

白　义　我家小主人尙未婚配。

公孙伯　愚兄看韓翠娥，虽然生長寒門，頗曉节义；不如与

賢弟結为連理，帶她进京。愚兄再去探听韓如水的下落，豈不是一举兩得，三全其美？愚兄心意已定，賢弟万勿推辞。来呀，打扫后寨，預备洞房，就与你二人完成花燭！

白　簡　这断断使不得！

公孙伯　什么使不得，使得的！随同愚兄后面更衣，明日送你二人下山，也就是了。

白　簡　豈有此理！

〔公孙伯拉白簡介〕

公孙伯　（唱）將賢弟扮做了新郎模样，
　　　　霎时間前后寨喜气洋洋。

白　簡　（唱）無父命小弟我不能前往，

公孙伯　（唱）我看你入洞房不入洞房！

〔公孙伯拉白簡下，众同下〕

第　八　場

〔場設灯、帳。嘍兵扶韓翠娥上，嘍兵下，起初更〕

韓翠娥　想我韓翠娥，被穆良搶到家中，欲行無礼；幸被公孙大王救出，帶上山来，强配与那学生为妻，并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他到来，把話說明，他若將我放回，还則罢了；如若不然，我是有死而已！
　　　　（唱）無父命我怎肯私成連理？
　　　　拚玉碎保貞节万世名題。

〔“四击头”。公孙伯拉白簡上，推白进門、关門介，公孙伯下〕

白　簡　兄長請轉，我有話講。他竟自走了，豈有此理！

〔看韓翠娥介，起二更〕

白　簡　啊韓小姐，学生姓白名簡，乃四川人氏。进京求名，

踏过这二龙山，与公孙大王結为兄弟，是他强迫我二人成亲。小姐乃难中之人，学生焉敢强迫？你我不如假意成亲，待等天明，一同下山，我再設法安頓小姐，也就是了。

韓翠娥　呀！

(唱)听他言果然是深明大义，

　　我只得斂羞容細說端的。

公子既然深明大义，設法救我出去，奴家銘感肺腑。容我回到家中，父女見面，稟明堂上，誓以終身相許。

白　簡　小姐如此深情，你我对天一拜，以証今夜之言。

〔白簡、韓翠娥同跪介〕

白　簡　(唱)我这里忙屈膝跪在当地，

韓翠娥　(唱)表寸心敬禱告天地神祇。

白　簡　(唱)今日里証前緣誓不再娶，

韓翠娥　(唱)忍艰辛不改适生死不渝。

〔四更介〕

白　簡　看天色不早，小姐請上床安息，小生在案头打坐。

韓翠娥　請便！

〔韓翠娥看介，各坐介〕

〔起五更。公孙伯上〕

公孙伯　淑女逢佳士，虎客做冰人。

賢弟哪里？

〔白簡、韓翠娥起迎介〕

白　簡　仁兄請坐！

公孙伯　有坐！

〔公孙伯、白簡各坐介〕

白　簡　多謝大哥成全美事！

公孙伯　你二人成为婚配，也了却愚兄一椿心事。

白　簡　小弟今日就要啓程进京。

公孙伯　賢弟为何去心忒急？

白　簡　本当在山寨盤桓几日，又恐誤了考期。

公孙伯　賢弟功名要紧，愚兄不便阻攔。我已选好良馬三騎，紋銀数千兩，送你夫妻主僕下山。

白　簡　小弟此去，若是得中，必將恩兄含寃之事，奏明当今。若是不中啊，也無顏再見恩兄了！

公孙伯　也罢！愚兄有家傳胭脂宝褶一件，送与賢弟，此番进京得中便罢；如若不中，將此褶献与当今，必得一官半职。一来做賢弟进身之阶；二来做愚兄报效王家的引綫。

白　簡　多謝大哥盛意，小弟不敢收領大哥家傳之宝。

公孙伯　愚兄天性直爽，言出必行，你若不收，愚兄就要粗魯了！

白　簡　哎呀呀，小弟已然領教过了，收下就是。

公孙伯　外廂备馬！

四嘍兵　（內）啊！

〔四嘍兵、白义上〕

白　簡　小弟就此告別了！

公孙伯　賢弟呀！

（唱）弟兄們結金蘭前緣造定，

我贈你胭脂褶价値連城；

但願得此一去功名有分，

將愚兄寃仇事奏明当今。

請賢弟和弟妇你們快跨金鐙，

〔白簡、韓翠娥上馬介，圓場〕

公孙伯　愚兄不远送了！

白　簡　（唱）到京都若得中平步登云。

請！

〔公孙伯、四嘍兵下〕

白　簡　（唱）蒙恩兄贈宝褶感謝不尽，

在山寨且等候黃榜捷音。

我这里紧加鞭山坡轉定，（圓場）

勒絲韁对小姐再把話云。

小姐，看此地离山寨已远，你我下得馬来，还要講話。

〔韓翠娥、白簡下馬介〕

白　簡　小姐，我將公孙大王所贈銀兩，分与你二千兩，叫我的老家人白义，护送你至洛陽城外，找一尼庵躲避。白义，你可到城中探听韓老丈的下落，赶到京中，报我知道。

白　义　你我主僕在哪里相会呀？

白　簡　我有一表兄，名喚閔江，在京內三方街开設遇龙酒館，你我在那里相会便了。

白　义　老奴記下了。

白　簡　將包裹銀兩分开，你我分头趲路吧！

韓翠娥　多謝公子！前途保重了！

白　簡　小姐請放寬心，分別了吧！

白　义　小主人，你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

白　簡　老家人，不必叮嚀，早到京中相会就是。

〔分下〕

第　九　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永乐上〕

永　乐　（引）万民安乐，一統山河。

（詩）絳幘鷄人报曉籌，

尙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閶闔开宮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孤、大明天子，年号永乐。自登基以来，風調雨順，国泰民安。只因昨晚三更时分，孤在龙床打睡，夢一銀龙盤柱。宣众卿上殿圓解其情，众卿奏道：叫孤大放花灯与民同乐，不得賢臣，定得良將。孤有心前去观灯，只是無人保駕。

大太监　奴婢保駕！

永　乐　看衣更换！

〔牌子，永乐換衣介〕

永　乐　內侍，此番到了御街，不要君臣相称。

大太监　什么相称？

永　乐　主僕相称。

大太监　奴婢不敢！

永　乐　恕你無罪。帶路！

永　乐　（唱二黃原板）

先王爷坐江山風調雨順，

全凴着駕下的文武公卿。

文仗着刘伯温陰陽有准，

武仗着老徐达扶保乾坤。

孤昨晚得一夢三更时分，

宣众卿上金殿圓解其情。

众卿奏放花灯与民同庆，

因此上为王的暗訪賢臣。

〔同下〕

第 十 場

〔閔江上〕

閔　江　在下、閔江。是我在京城三方街开設一座遇龙酒館，买卖倒也兴隆。这且不言。我有一表弟，名喚白簡，进京赴試，住在我这兒啦。离着考期还有不少日子哪，今当正月十五，永乐天子大放花灯，与民同乐。我不免叫他出来逛逛灯去。表弟哪里？

〔白簡上〕

白　簡　此日都門进，何日桂籍登！
表兄，將小弟喚出，为了何事？

閔　江　你这一天到晚，嘴里哼哼唧唧，老不高兴。今天正月十五，永乐天子大放花灯，你何不出去逛逛灯，解解悶哪？

白　簡　小弟此番进京赴考，若去游玩，豈不耽誤功課，有負双亲的期望？

閔　江　看你不出，你倒是个耗子！

白　簡　孝子。

閔　江　不錯，孝子。你念你的書，我做我的买卖。

白　簡　正是：士农工商，

閔　江　各干一行。（下）

〔白簡坐介〕

白　簡　（唱）讀書人理应当安守本分，
豈能够到御街閑逛花灯？
我这里打書箱文章观定，
但不知何日里金榜題名！（斜場桌坐介）

〔大太监引永乐上〕

永　乐　（唱二黄原板）

适才間离却了皇宫內院，

众梓童送孤到粉宫楼前。

沿氈帽遮不住龙眉鳳眼，

学一个赵太祖雪夜訪賢。

〔幕內打太平鼓声〕

永　乐　来！

大太监　有。

永　乐　問問何事，这等热鬧？

大太监　列位請了！

众百姓　（內）請了。

大太监　这等热鬧，所为何事？

众百姓　（內）君王有道民不苦，家家齐打太平鼓。

大太监　君王有道民不苦，家家齐打太平鼓。

永　乐　妙哇！

（唱）这一陣太平鼓眞个热鬧，

众黎民齐言道永乐在朝。

看起来还是孤为王有道，

因此上百姓等快乐逍遙。

〔幕內响笙歌介〕

永　乐　来，問問何事，这等笙歌嘹亮？

大太监　列位請了！

众百姓　（內）請了。

大太监　何事这等笙歌嘹亮？

众百姓　（內）君王有道民安乐，家家齐唱太平歌。

大太监　君王有道民安乐，家家齐唱太平歌。

永　乐　妙哇！

（唱二黄垛板）

君王有道民安乐，

家家齐唱太平歌。

龙行虎步御街过，

閔　江　（內）好酒啊！

永　乐　（唱）又听得卖酒人一声吆喝。

来，唤酒家！

大太监　酒家走来！

〔閔江上〕

閔　江　隔壁三家醉，开罈十里香。

軍爷，敢是吃酒嘛？

永　乐　哪里潔净？

閔　江　楼上潔净。

永　乐　帶路！

閔　江　随我来！

〔閔江引永乐、大太监上楼介，永乐坐介〕

閔　江　軍爷，喝什么酒？

永　乐　酒名报上！

閔　江　“金盤露”、“銀盤露”、“狀元紅”、“史国公”……

永　乐　不好！

閔　江　还有一种“遇龙酒”。

永　乐　好，取来一壶！

閔　江　啊，遇龙一壶啊！（取酒介）

酒到！

永　乐　唤你再来！

閔　江　是。（下）

永　乐　（唱）遇龙館比不得皇宫內院，

内侍臣怎比那保駕官員？

孤王我在酒楼自己思念，

〔白簡讀書介〕

白　簡　（唱"琴歌"）

巧拙賢愚相是非，

何如一醉尽忘机。

君知天地中寬窄？

鵰鶚鸞凰各自飞！

永　乐　（唱）又听得讀書声送到耳边。

喚酒家！

大太监　酒家走上！

〔閔江上〕

閔　江　軍爷，敢是酒寒了嗎？

永　乐　酒却不寒。我来問你：何人在此苦讀文章？

閔　江　乃是我的表弟。

永　乐　請来相会！

閔　江　是是是。你念吧，念出禍来啦！

白　簡　什么禍？

閔　江　有一軍爷，要同你会会文章！

白　簡　小弟胸中学淺，焉能对文？

閔　江　不要紧，你去吧，我告訴你：他說"赵錢孙李"，你对"周吳郑王"；他說"兪任袁柳"，你就說"酆鮑史湯"。去吧去吧！

〔白簡趋前揖介〕

白　簡　軍爷在上，小生有礼！

大太监　軍爷永不与人施礼。

永　乐　一旁坐下！

白　簡　軍爷在此，哪有我学生的座位？

永　乐　有話叙談，只管坐下。

白　簡　謝坐了。（坐介）

永　乐　那一相公，家住哪里，姓甚名誰？

白　簡　学生姓白名簡，乃四川人氏。

永　乐　原来是白相公，失敬了！

白　簡　豈敢！

永　乐　今有永乐天子，大放花灯，与民同乐。何不前去观灯散悶，为何在此苦讀文章？

白　簡　小生若去观灯，荒廢学業，豈不負了双亲期望？

永　乐　听你之言，倒是一个孝子！

白　簡　老先生夸奬。

永　乐　白相公，可有現成文章，拿来我看。

白　簡　現成文章沒有，只有草卷几行，不堪先生过目。

永　乐　不必推辞，拿来我看！

白　簡　（取文遞介）請看！

永　乐　唔呼呀！篇篇錦綉，字字珠璣，眞乃好文章也！白相公，文章虽好，只是笔力軟弱些。

白　簡　当面指教，便是我师。

永　乐　你若拜在卑人名下，决不亏負于你。

白　簡　老先生請上，受弟子参拜！（拜介）

永　乐　不必拜了，一旁坐下。（背供）此人文字甚好，不知他的口才如何？待我当面試来。白相公，可願受卑人一对否？

白　簡　請軍爷出題。

永　乐　但不知以何为題？

〔幕內砧鉄声〕

永　乐　什么响亮？

大太监　鉄匠砧工响亮。

永　乐　就以"鉄匠砧工"为題。

白　簡　願聞！

永　乐　鉄匠砧喧，洪水爐中三閃电；

白　簡　彈棉弓响，白云洞內一声雷。

永　乐　好！再受一对：

灯明月明，照定大明江山一統；

白　簡　君乐民乐，共庆永乐天子万年。

永　乐　怎么講？

白　簡　永乐天子万年。

永　乐　哈哈哈……！

（唱）出口成章世間缺，

后来定是一豪杰。

文章口才孤心悅，

就在酒楼歇一歇。

〔永乐睡介〕

白　簡　看夜色已深，天气寒冷。不免將宝褶取出，与他遮盖便了！

（唱）回身去取胭脂褶，

我与軍爷来遮寒。

〔白簡取衣为永乐盖介〕

白　簡　軍爷醒来！

永　乐　（唱）正月十五元宵节，

私訪賢臣到御街。

猛然睜开昏花眼，

抬头只見胭脂褶。

相公，这件宝褶是你祖上遺留，还是銀錢所买？

白　簡　一非祖上遺留，二非銀錢所买，乃朋友所贈。

永　乐　是哪个朋友所贈？

白　簡　乃是二龙山公孙伯所贈。

永　乐　嗯！他乃叛逆之臣，你为何与他来往？

白　簡　那是学生进京赴試，路过二龙山，被他擄上山去，叙来叙去，我二人結为金蘭之好。临行之时，贈我胭脂宝褶，說道：你此番进京，得中便罢——

永　乐　若不得中呢？

白　簡　將此宝进献当今：不得一官，也得半职。

永　乐　原来如此。白相公，將这“胭脂宝褶”借与卑人穿去，明日差人奉还，不知你意下如何？

白　簡　請問先生上姓？

永　乐　这个！

大太监　日月并行。

白　簡　原来是明老先生。

永　乐　告辞了！

(唱)胭脂宝褶我暫借，

明日差人將你接。

〔永乐、大太监下〕

〔閔江上〕

閔　江　我說表弟，你那大紅衣裳怎么讓他給穿去啦？

白　簡　这是小弟借与他的。

閔　江　你跟他有什么交情？别叫他騙了去吧！

白　簡　你豈不知“乘肥馬，衣輕裘，与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閔　江　他倒撰起文来啦。我說酒錢哪？

白　簡　上在小弟的賬上。

閔　江　又上在你的賬上？往后你再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商量，别叫人再騙你啦！

白　簡　小弟知道了。

〔同下〕

第十一場

〔四太监、馮承恩上〕

馮承恩　（念）万岁游御街，

偶遇白秀才；

对詩如流水，

可算栋梁才。

咱家、馮承恩。只因万岁游玩御街，在遇龙酒館偶遇白簡，与他对文之时，对答如流；聖上見喜，命咱家去至遇龙酒館，宣他进宫。孩子們，打道遇龙酒館啊！

四太监　喳！

〔圓場〕

四太监　来此已是。

馮承恩　头前帶路。

四太监　喳！

〔四太监、馮承恩进門介，馮承恩坐介〕

馮承恩　傳酒家！

四太监　酒家走上啊！

閔　江　（內）来啦，来啦！（上）

参見公公！

馮承恩　罢啦！你这里可有个白簡嗎？

閔　江　有一个白簡。

馮承恩　給我把他叫出来，咱家我瞧瞧他！

閔　江　是是是。（出門介）表弟快来！

〔白簡上〕

白　簡　無端夢境太奇巧，蟒袍玉帶錦圍腰。

何事？

閔　江　你惹了禍啦！許多公公在那兒找你哪！

白　簡　待小弟前去会他。

閔　江　回来回来！要有好处，别忘了哥哥我！

白　簡　那个自然。

閔　江　别忙！要是惹出禍来，你可别說你我是表兄弟！

白　簡　嗯！

〔白簡进門，閔江随进介〕

白　簡　公公在上，学生有禮！

馮承恩　你就叫白簡嗎？

白　簡　正是。

馮承恩　我来問你，你可認識这件衣裳嗎？

白　簡　昨日明老先生借得去的。

馮承恩　什么明老先生？乃是当今的万岁。孩子們，將他头抓了，身上剝了，看衣更換！

四太监　喳！

〔白簡換衣介〕

馮承恩　什么人，在我眼前摆来摆去？

白　簡　乃是我的表兄。

馮承恩　近前来！咱家提拔提拔你。

閔　江　参見公公！

馮承恩　待咱家奏明聖上，封你个百什戶。

閔　江　公公，我的酒量小，一壺就醉啦。

馮承恩　沒造化的东西！孩子們，賞他几把金豆銀豆。

四太监　喳！

〔四太监送銀于閔江介〕

閔　江　多謝公公！

馮承恩　我来問你：昨夜万岁在哪兒喝的酒？

閔　江　在楼上喝的酒。

馮承恩　此乃是宝座，用黃綾包好，不許乱坐。

閔　江　遵命！

馮承恩　白簡，随定咱家一同上殿。

白　簡　遵命！

馮承恩　孩子們，上殿交旨啊！

四太监　喳！

〔四太监、白簡、馮承恩下〕

閔　江　啊哈哈哈……！这回我表弟可給我挣着啦，我拿这银子再多添点酒。打点精神，好好开开我这酒鋪啵。（下）

第十二場

〔四朝官、四校尉、四太监引永乐上〕

永　乐　孤王游御街，訪来栋梁材。

〔馮承恩上〕

馮承恩　忙將白簡事，奏与万岁知。
　　　　白簡宣到。

永　乐　命他冠帶上殿！

馮承恩　万岁有旨：白簡冠帶上殿哪！

白　簡　（內）領旨！（上）

昨日遇龙顏，今朝上九天。

臣、白簡見駕，吾皇万岁！

永　乐　平身。白簡，將二龙山之事，奏与朕知！

白　簡　容奏！

〔牌子〕

永　乐　听旨封官！

〔馮承恩接旨讀介〕

馮承恩　聖旨下！跪！

白　簡　万岁！

馮承恩　听宣讀詔曰：白簡进宝有功，封为进宝狀元；拜在正宮国母名下，以为御兒干殿下，恩賜御名"明遇天"，职授八府巡按，并賜上方宝劍，一路之上，代理民詞。滿朝文武，护送十里長亭。旱路行走寬开八尺，水路而行寬开丈二，賜四十八只采蓮船，先行祭祖。外賜聖旨一道，去至二龙山，招降公孙伯。降順之后，另加升賞。旨意讀罢，望詔謝恩哪！

白　簡　万万岁！

永　乐　退班！

四朝臣
白　簡　送駕！

〔四校尉、四太监、馮承恩、永乐下〕

四朝臣　不知大人几时啓程？

白　簡　明日啓程。

四朝臣　我等备酒，長亭餞行。

白　簡　多謝众位大人！

四朝臣
白　簡　請！

〔同下〕

第十三場

〔仇爱川上〕

仇爱川　良友遭縲絏，晝夜不辞劳。
老汉、仇爱川。乃洛陽人氏。与韓如水隔鄰居住，交好甚厚。只因穆良控告韓如水勾串强盗，搶去他的比目宝鏡，县太爷就要定罪。是我上得堂去，討限三天，前去寻找此鏡。也曾問过穆良，他言道：比目宝鏡是一面銅鏡，有黄緞包裹。是我在各处寻找，并無此物。算来今已二日了。我那韓大哥尙且寄押在监，限期一到，就要判罪。今日乃是庙会之期，我不免去到鎮上，买一个銅鏡，管它是眞是假，糊里糊塗送上前去，再做道理。正是：踏破鉄鞋無处覓，得来全不費工夫。（下）

第十四場

〔赵大、王二、孙三上〕

赵　大　偸摸銀錢盗猫狗，江湖人称三只手。
我、赵大。

王　二　王二。

孙　三　孙三。

赵　大　伙計請啦！

王　二
孙　三　請啦！

赵　大　我等自幼練就神偸賊摸，專能盗取人家的錢財宝物，

因此，江湖人称三只手。今当城隍庙会开放，人烟稠密，我們三人前去行窃，天色不早，就此走走！

王　二
孙　三　走着！

〔同下〕

第十五場

〔四刀斧手、四衙役、白义、白簡一船夫上〕

白　簡　船舟为何不进？

四衙役　已到洛陽城外。

白　簡　抛錨停船！

四衙役　抛錨停船！

〔船停，白簡坐介〕

白　簡　兩廂退下！

四刀斧手
四衙役　啊！

〔四刀斧手、四衙役、一船夫下〕

白　簡　哎呀且住！想洛陽民情風土，我是一概不知。不免改装下船，一来訪查民情，二来探听洛陽县知县金祥瑞官声如何。来，看衣更換！

白　义　是。

〔白义取衣为白簡換衣介〕

白　簡　將印取来！

〔白义取印呈介〕

白　簡　我去下船私訪，就命你在此守护官船。吩咐人役，不可乱动，我就此去也！

白　义　大人須要小心！（下）

白　簡　（唱）脫蟒玉換青衿洛陽城进，（下船介）

考風俗采輿論訪查民情。(下)

第十六場

〔四游人、赵大、王二、孙三上〕

游人甲　列位請了！

三游人
赵　大
王　二
孙　三　請了！

游人甲　今城隍庙会开放，你我就此前往！

三游人
赵　大
王　二
孙　三　走着！

〔众行介，赵大、王二、孙三偷物介〕

〔白簡上〕

白　簡　列位請了！

四游人
赵　大
王　二
孙　三　請了！

白　簡　你們大家要往何处而去？

游人甲　今庙会开放，我等前去赴会。

白　簡　小生也願随往。

四游人
赵　大
王　二
孙　三　請！

〔众行介，赵大、王二假裝打架介，白簡看介，赵大偷白簡印介，众游人、白簡同下〕

赵　大
王　二　哈哈哈……！今天生意兴隆，咱們大家看，都得了些

什么东西？

王　二　我得了一塊玉珮。

孙　三　我得了一塊金子。

赵　大　你們得的都是平常东西，我得了一塊沉甸甸的，不知道是什么。

王　二　無价之宝，你拿出来，咱們大家开开眼！

〔赵大打包袱露印介〕

王　二
孙　三　原来是塊銅！

赵　大　果然是一塊黃銅，留它無用，（扔介）你我赶到庙会，再行窃取便了！正是：

王　二
孙　三　巧得黃金和玉珮，

赵　大　偷来黃銅眞倒霉！

〔同下〕

第十七場

〔仇爱川上〕

仇爱川　嘿！找了半天，也無比目宝鏡的下落。我不免再到太爷台前，寬討日限，另想别法便了！

（唱）急急忙忙往前进，（踩印介）

只見一物落塵埃。

〔仇爱川拾印介，看介〕

仇爱川　哎呀妙哇！那日穆良言道，比目宝鏡是个銅的，用黃緞包裹。今看此物，与他所說相同，想是上天見我那韓兄含寃，賜下这件宝貝。我不免到衙前献鏡去者！

（唱）这才是从天降宝鏡，

去到衙前救知音。（下）

第十八場

〔八龙套引公孙伯上〕

公孙伯　困龙逢时雨，飞騰上九天。

本鎮、公孙伯。自从招安以来，聖上見喜，欽点为四川总鎮，节制全省兵馬，領憑出都，前去上任。只因故友白簡，代天巡狩，現在河南，不免順道探望他一番。众將官，洛陽去者！

八龙套　啊！

〔牌子。同下〕

第十九場

〔四青袍上，挖門，金祥瑞上〕

四青袍　迎接太爷！

金祥瑞　打道回衙！

四青袍　啊！

〔众圓場，进衙介〕

金祥瑞　哎呀慢着！方才在巡按大人的衙門里，正在講話之际，忽然馬棚失火，你說巧不巧，糊里糊塗印就归了他啦。八成許是他知道印在我手里头，插圈弄套，給朦去了吧？这可不成，我說白头兒啊，白头兒哪！

四青袍　不見。

金祥瑞　怎么着，沒看見？到各班房去找！

四青袍　啊！（下）

〔書吏上〕

書　吏　叩見太爷！白槐有辞呈在此，請太爷观看！

金祥瑞　你拿过来吧！（接介）好哇，这个老梆子，一来一犯脾气，兩来兩犯脾气，动不动的就要辞差。你說我离开他吧，还是眞不成，所以他一犯脾气，我就把他喚到后衙，把我存的多年老白干，賞給他半斤四兩的，他也就完了。不用說呀，这个老梆子，今兒个又是想酒喝啦！（看呈介）怎么，他不写呈文，改成題詩一首啦？待我看来！

（念）巡游至此充衙役，

按察清明不徇情；

之子于归成佳偶，

父子重逢遞辞呈。

喲！这是怎么回事？头一句“巡游至此充衙役”是說当初我收留他充当衙役的事情；第二句“按察清明不徇情”是說他断案認眞、办事不苟；第三、四句“之子于归成佳偶，父子重逢遞辞呈”这兩句可糊塗死我啦！赶快到班房，把白头兒給我叫来，說辞呈不准，太爷叫他当面回話哪！

書　吏　啓禀太爷：此呈并非白槐亲自投遞，乃是巡按大人衙門派人送来的。

金祥瑞　什么？

書　吏　巡按大人衙門派人送来的。

金祥瑞　这巡按也太爱多管閑事啦，辞呈他也管投！

〔幕內：上差到〕

金祥瑞　有請！

〔白义上，金祥瑞迎介〕

金祥瑞　上差請坐！

白　义　謝坐。

〔同坐介〕

金祥瑞　不知上差光临有何見教？

白　义　奉了巡按大人之命，前来請貴县过衙飲宴，席間还有机密大事相告。

金祥瑞　哎呀呀，卑职官卑职小，怎敢当巡按大人差人相邀？况且官場之中，向無此例，卑职不敢前去！

白　义　巡按大人特差下役前来面請，貴县万勿推却，即刻命駕！

金祥瑞　是，卑职遵命！上差先行一步，卑职随后就到。

白　义　告辞！正是：雪隐鷺鷥飞始見，柳深鸚鵡語方知。

（下）

金祥瑞　我做了兩任知县，都沒遇見这样的怪事：巡按大人請知县吃飯，眞令人莫名其妙！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过。白头兒又不在，沒人給我拿个主意。沒法子，"丑媳妇不能怕見公婆"，来呀，打道巡按衙門！

四青袍　啊！

〔四青袍、書吏、金祥瑞下〕

第二十場

〔四衙役、白簡、白槐上〕

白　槐　（唱）父子們庆重逢上邀天眷，

白　簡　（唱）思想起老萱堂好不慘然！

白　槐　（唱）命白义相請那洛陽知县，

白　簡　（唱）他到此將情由細說一番。

〔白义上〕

白　义　啓禀太老爷：洛陽县請到。

白　槐　兒呀，那洛陽县虽然好酒貪杯，倘無大过，吾兒不可惊吓于他，为父暫且廻避，少时將此事与他說明。

白　簡　孩兒遵命！

〔白槐下〕

白　簡　傳話下去，告知洛陽县：今日之宴，是朋友之酬酢，免去官衙礼节，請洛陽县不必拘束。

白　义　是！（出門介）

〔金祥瑞溜上〕

白　义　大人有諭：今日之宴，是朋友酬酢，免去官衙礼节，請洛陽县不必拘束。

金祥瑞　怎么着，大人有話叫我不必拘束嗎？

白　义　正是。（下）

金祥瑞　你瞧，方才大人傳話下来，叫我不必拘束。我腈担了半天的心。原来巡按大人看我够个朋友，眞心要和我交交。这才是"有緣千里来相会，無緣对面不相逢"。来吧，呀咦喲！（进門見白簡跪介）

金祥瑞　大人！

白　簡　貴县請起，請坐！

金祥瑞　謝坐！（坐介）

白　簡　方才我已傳話出去：今日之宴，免去官衙礼节，不必拘束。为何貴县还行此大礼？

金祥瑞　虽然大人台爱，怎奈卑职看見大人，我这腿不知不覚的就弯下啦！

白　簡　今日相邀貴县过衙，一来飲宴，二来家父要会会閣下。

金祥瑞　哎呀呀，原来太老爷也在行轅。快快請出，待卑职参見！

白　簡　請太老爷出堂!

一衙役　有請太老爷!

〔白槐上〕

白　槐　泥塗登衽席，捕快做封翁。

〔吹打。白槐进門見金祥瑞介〕

金祥瑞　哈哈！白——卑职参見封翁老太爷！（跪介）

白　槐　貴县，你我多年故交，不可行此大礼。

金祥瑞　是是是!

白　簡　酒筵摆下。

〔衙役摆筵介，白槐、白簡、金祥瑞入座介〕

白　槐　請!

〔牌子。飲酒介〕

白　槐　請問貴县衙中，有一皂头名喚白槐，如今此人尚在貴衙否？

金祥瑞　是是是!

白　槐　你看老夫的面貌，与白槐相同否？

金祥瑞　是是是!啊老封翁，想那白槐是甚等样人，怎能与老封翁相比?不过卑职有一事不明，只是不敢启齿。

白　槐　貴县不必疑慮，老夫我就是白槐。

金祥瑞　哈哈！我說天下沒有这么一样的人哪，原来你就是白——

白　簡　嗯!

金祥瑞　卑、卑、卑职不敢冒認!

白　槐　貴县不必如此，待我將此事对你实說了吧：我父子乃四川人氏，务农为業。老妻早年亡故。只因川寇作乱，搶掠村庄，那时这位巡按大人，方才一十六岁，还在書房攻讀，那賊兵就杀进庄来!

（唱碰板）

我父子們失散，

老夫我避兵火来到了河南。

蒙太爷收录我恩德非淺，

在衙中充皂头轉瞬六年。

我的兒进都門功成名显，

路途中經过那二龙山。

那公孙大王贈宝褶强迫姻眷，

遇龙館元宵节巧遇天顏。

万岁爷將吾兒宣上金殿，

賜姓名封为了进宝的狀元。

一路上巡察到这洛陽小县，

我父子巧相逢重又团圓。

都只为下官船把印信失陷，

定巧計放号火失而复还。

多蒙你成全恩終身銘感，

待我兒修折本奏明龙顏、保举貴县、步步陞迁、答报你把金印交还。

金祥瑞　（唱）听罢了老封翁講說一遍，

我才知这內中始末根源。

听老封翁講罢，才知此事。我早要知道是这么回事情，那我把印早就送过来啦，何必又叫您費事哪？巡按大人，穆良、韓如水一案是怎样的發落？还求巡按大人明白指示！

白　簡　那穆良为富不仁，重利盤剝，自当重办。韓如水負屈含寃，即应釋放出监。想那比目宝鏡，乃天子之物，失落民間，已然由公孙伯大人呈献当今。貴县

将穆良帶到本院衙前，亲自發落！

金瑞祥　謹遵大人台命！

白　槐　还有事相劳貴县。

金祥瑞　老封翁，有何事差遣，当面請講！

白　槐　吾兒当年与韓如水之女翠娥有婚姻之約。如今翠娥居住城外尼庵，有劳貴县以为冰人，待我命白义將她接到行轅，与吾兒完成花燭。

金瑞祥　老封翁吩咐，卑职敢不遵命！

〔幕內：公孙大人到〕

白　簡　有請！

〔公孙伯上，白簡迎介〕

公孙伯　啊賢弟！
白　簡　啊兄長！　哈哈哈……！

公孙伯　此位是？

白　簡　乃是家父。这就是孩兒义兄公孙伯。

公孙伯　伯父大人請上，待侄兒大禮参拜！

白　槐　大人請起！

公孙伯　此位？

白　簡　乃是洛陽县。

公孙伯　啊貴县！
金祥瑞　啊大人！

白　槐　請坐！

公孙伯　謝坐。

〔众坐介〕

白　槐　当年多蒙惠贈宝褶，才使吾兒有今日之榮耀。

公孙伯　我二人情同手足，伯父不必太謙。啊賢弟，韓氏弟妇可在行轅，何不請出相見？

白　簡　这！当年在二龙山上，我二人对坐一宵，实未成亲。次日下山，就將她送入尼庵寄居了。

公孙伯　唔呼呀！吾弟秉燭达旦，眞乃柳下惠再世也。此事眞令愚兄慚愧！啊伯父，大人，韓翠娥現在何处，何不与賢弟完成花燭？

白　槐　也曾命洛陽县以为冰人，將翠娥接到城中。吾兒可將此事奏明天子，选擇良辰，再行大礼。后堂摆宴，大家痛飲。正是：

　　　　当年高山贈宝褶，

白　簡　　寻得明鏡呈天闕；

公孙伯　　今朝兩度成嘉礼，

金祥瑞　　煩出来的媒人是县太爷。

白　槐
白　簡　請！

公孙伯　請！

〔四衙役、白簡、公孙伯下，白槐欲下〕

金祥瑞　白头兒連讓我都沒讓就走啦！有啦，我吓唬吓唬他，老封翁請轉！

〔白槐轉回介〕

白　槐　貴县！

金祥瑞　我看此事办的有点不妥！

白　槐　怎么不妥？

金祥瑞　想韓翠娥乃韓如水之女，韓如水官司尙未落案，巡按大人就强納案中民女为妻，与他的官声，大大的有碍吧！

白　槐　哎呀，此事还求貴县包涵一二。

金祥瑞　什么"包涵一二"？此事重大，我担待不起。明日我行

文吏部，轉奏天子，說白大人徇情断案、强納民女！

白　槐　貴县担待担待吧！

金祥瑞　此事重大，我担待不起！

白　槐　念你我多年故交，老夫这廂賠礼了！（揖介）

金祥瑞　我跟你鬧着玩兒哪！

白　槐　吓坏了我了。

金祥瑞　你淨說多年故交，可你喝酒去，連讓我都不讓，大模大样就进去啦？

白　簡　如此，貴县請！

金祥瑞　这不結了嗎！（欲下介）

白　槐　洛陽县回来！

〔金瑞祥复轉介〕

金祥瑞　喲喝！怎么改了“洛陽县”啦？什么事啊？

白　槐　方才你言道：巡按大人强納民女可是有的？

金祥瑞　方才我跟你鬧着玩来的。喝酒去吧！

白　槐　强納民女，是哪一个的媒人哪？

金祥瑞　是我呀！

白　槐　哈哈！大胆的洛陽县哪，竟敢將案中民女，进献巡按为妻，巴結你的前程！

金祥瑞　老封翁，您包涵一二吧！請！

〔尾声。同下〕

失 印 救 火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此剧为"胭脂宝褶"之一折：穆良控韓如水引盜搶去家藏"比目宝鏡"，县官金祥瑞系韓入獄，韓友仇爱川請寬限定罪，代为覓鏡；寻过江岸，拾得巡按白簡失印，遂呈与金祥瑞。金囑班头白槐往官船探信，槐始知巡按即已失散之子，于是定計，令白簡假駐县署，乘金祥瑞謁見时，暗于馬房放火，白簡以空印匣付金，佯往扑救。金見空匣，大駭，求計于白槐，白令將仇爱川拾印放入，白簡遂复得印。

此戏舞台常見單独演出，如与胭脂宝褶合演时，可稍加整理，接第十七場后。

第一場

白　槐　（內）嗯哼！（上）

（念）身做公衙捕快，不圖民間資財。

在下、白槐。在这洛陽县当了一名皂班头。只因豪紳穆良告那韓如水勾串强盜，搶去他家比目宝鏡。太爷將那韓如水捉上堂来，問成招供。正要定罪，不想那韓如水有一好友名喚仇爱川，为他討限三日，代尋宝鏡。今日限期已滿，怎么还不見他前来完案？少时太爷升堂，我拿何言答对！

〔幕內喊声〕

白　槐　（望介）哎呀，太爷升堂来也！

〔四青袍、金祥瑞上〕

金祥瑞　白头兒，往日老爷升堂，打升堂鼓；今天升堂，怎么不打升堂鼓啦？

白　槐　打过了。

金祥瑞　我沒听見，再打打成不成？

白　槐　如此，伙計們，再打升堂鼓！

〔幕內鼓响介〕

白　槐　太爷可曾听見？

金祥瑞　这不結了嘛！（坐介）

（念）我名金祥瑞，

　　一天三个醉；

　　醒了我就喝，

喝了我就睡。

下官、金祥瑞。乃二甲进士出身。蒙聖恩放我洛陽县正堂。此处有一乡紳穆良，告那韓如水勾串强盜，搶去他家比目宝鏡，是吾將韓如水拿来审問，当堂成招。正要定罪，那韓如水有一好友名喚仇爱川，为他討限三天，代为寻找宝鏡，今天限期已满，不見完案。我說白头兒！

白　槐　太爷！

金祥瑞　今天到几兒啦，怎么寻鏡的人还不来呀？

白　槐　那寻鏡的人，只見其去，不見其归。到叫小人無計奈何！

金祥瑞　你沒有主意呀，我倒有个主意。

白　槐　有何高見？

金祥瑞　將那韓如水提出监来，夾了打，打了夾，夾打死就完啦。

白　槐　这个！

〔仇爱川上，白槐出門介，見仇爱川介〕

白　槐　仇爱川，你来了？

仇爱川　来了。

白　槐　鏡兒可曾寻来？

仇爱川　寻找来了。

白　槐　太爷升堂，追問此事。待我与你回禀。（进門介）啊太爷，那仇爱川来了。

金祥瑞　怎么，他来啦么？眞是一脚踢出个屁来——巧得很。

白　槐　巧得很。

金祥瑞　他在哪兒哪？

白　槐　現在堂口。

金祥瑞　帶上来！

白　槐　是。(出門介)仇爱川，太爷傳你，小心了！(进門介)

仇爱川　报！(进門介)仇爱川告进，与太爷叩头！(跪介)

金祥瑞　原来是个老头子。

白　槐　上了几岁年紀。

金祥瑞　你倒是叫什么名字啊？

仇爱川　小人仇爱川。

白　槐　太爷，这个名字响亮的很哪！

金祥瑞　我知道。哪里人氏？

仇爱川　山西人氏。

白　槐　啊太爷，山西人办事是最热心的。

金祥瑞　山西人不但办事热心，打官司还懂得交情哪。我說鏡兒可曾寻找来啦？

仇爱川　寻找来了。

金祥瑞　好。往上跪，亲手遞給老爷。

仇爱川　是。(遞介)

金祥瑞　啊！傳禁卒！

白　槐　傳禁卒！

〔禁子上〕

禁　子　参見太爷！

金祥瑞　將这老头兒釘肘收监！

禁　子　是。(为仇爱川带刑具介)

金祥瑞　退堂！

〔四青袍、金瑞祥下，禁子押仇爱川下〕

白　槐　哎呀且住！仇爱川鏡兒已然寻到，我家太爷为何將他釘肘收监？(想介)哦有了，我不免去到二堂，看个明

白。正是：若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下）

第　二　場

〔金祥瑞上，白槐随上〕

金祥瑞　白头兒，白头兒！

白　槐　伺候太爷。

金祥瑞　我打你，我使坏脚丫兒踹你！

白　槐　怎么打起小人来了？

金祥瑞　今天拿贼，明天拿贼，拿来拿去，拿到老爷的堂上来啦！

白　槐　难道小人是贼不成？

金祥瑞　你不是贼，你是窩主。

白　槐　怎見得小人是窩主？

金祥瑞　那仇爱川寻来的是什么？

白　槐　比目宝鏡哪！

金祥瑞　这嘟！又比目宝鏡啦！他竟自把按——

〔門子暗上〕

白　槐　禁声！

〔金祥瑞、白槐探身門外，四望介〕

金祥瑞　門子，你做什么哪？

門　子　伺候太爷。

金祥瑞　我不用伺候，給师爷捏脚去吧！

門　子　是。（下）

白　槐　按什么？

金祥瑞　按院大人印信給偷来啦！

白　槐　我却不信。

金祥瑞　不信，你来瞧！

〔金祥瑞示印，白槐看介〕

白　槐　哎呀！

金祥瑞　你又哎呀啦！

白　槐　太爷，那按院大人失却印信，丢官事小，只怕全家性命难保啊！

金祥瑞　哎呀对呀！做官做到这个位分兒可不容易。来，傳轎！

白　槐　往哪里去？

金祥瑞　給他送印去。

白　槐　送不得！

金祥瑞　怎么送不得？

白　槐　皇家的印信，豈是白白送得的？

金祥瑞　对。挖个坑埋了吧！

白　槐　埋不得！

金祥瑞　怎么埋不得？

白　槐　皇家国宝，豈是埋得的？

金祥瑞　埋也埋不得，送也送不得。难道說把这塊禍包就弄在我这里啦？

白　槐　小人有个主意。

金祥瑞　有什么主意？

白　槐　太爷派一心腹之人，去至梁甸河下打听，那按院大人若是失了印信，一定托病不出；若是不失印信，一定稳坐官船，便是無事的了。

金祥瑞　那，我可哪兒找心腹人去哪？啊白头兒，你可就是我的心腹人，你去辛苦一趟吧。

白　槐　小人干办不来。

金祥瑞　你成。去吧，去吧！別叫我着急啦，我的爹！

白　槐　唉！（下）

金祥瑞　討我的便宜。

〔金祥瑞上場門下〕

第　三　場

白　簡　（內）走哇！（上）

〔“水底魚”。上船介〕

〔白义下場門上〕

白　义　啊，大人为何这等模样？

白　簡　哎呀院公啊！是我下船进城私訪，將印信失落了！

白　义　哎呀大人哪！失落印信，丢官事小，只怕全家性命难保！

白　簡　待我投江一死了吧！

白　义　且慢，大人不必如此，老奴自有道理。夜捕快哪里？

〔二捕快上〕

二捕快　堂上一呼，堦下百諾。

参見二爷！有何吩咐？

白　义　命你二人上岸寻訪，如有行为可疑之人，拿来見我。

二捕快　遵命！（下）

白　簡　唉！

〔同下〕

第　四　場

〔白槐上〕

白　槐　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

来此已是梁甸河下。看这大官船、小官船、一十二号采蓮船，按院大人在此下馬，何等威風，何等的体面！正是：若得眞富貴，还是帝王家。

〔二捕快暗上〕

白　槐　也不知哪一只船上是按院大人，待我偷觑偷觑。

二捕快　好，招嘴巴吧！

〔二差人鎖白槐，小圓場，上船介〕

二捕快　有請二爷！

〔白义上〕

白　义　何事？

二捕快　拿住可疑之人。

〔二捕快推白槐跪介〕

白　义　松刑。（二捕快为白槐松刑介）下去！

二捕快　是。（下）

白　义　嘟！竟敢前来窺探官船，該当何罪？

白　槐　小人是办差的。

白　义　你在哪里当差，叫什么名字？講！

白　槐　小人名叫白槐，在洛陽县当了一名皂班头，奉了我家太爷之命，打听按院大人在哪里下馬，也好准备会館。望大人开恩。

〔白义看介，惊介〕

白　义　有請大人！

〔白簡上〕

白　簡　何事？

〔白义指白槐示意介，白簡看介〕

白　簡　啊爹爹！

〔白簡跪介，白义随跪，白槐惊坐地介〕

白　槐　啊！你……你是何人？

白　簡　孩兒白簡。

白　槐　啊！你是白簡？

白　簡　正是孩兒。

白　义　太老爷！

白　槐　你是何人？

白　义　老奴白义。

白　槐　你是我老家人白义？

白　义　正是老奴。

白　槐　白簡，白义，哈哈哈……！

〔白簡搀白槐起介，白义随起〕

白　槐　不是你主僕在此，把为父大大吃了一惊哪。

白　簡　請上受孩兒大礼参拜！

白　槐　不用了。

白　簡　孩兒久离膝下，少奉甘旨，恕兒不孝之罪。

白　槐　为求功名，何罪之有？

白　义　老奴叩头！

白　槐　哎呀呀老哥哥，你偌大年岁，不用拜了。

白　簡　爹爹請坐。

〔白槐坐介〕

白　槐　我兒坐下！

白　簡　是。（坐介）

白　槐　兒呀，看你这般光景，想是功名未曾得中，敢是在按院大人台前，当了一名幕宾嗎？

白　簡　爹爹有所不知，是孩兒进京，求取功名，蒙聖恩授职八府巡按。

白　槐　啊！这就不对了！

白　簡　怎么不对了？

白　槐　按院大人名諱明遇天。不是我兒的名字。

白　簡　孩兒拜在当今万岁駕前，賜名明遇天。

〔白槐起介〕

白　槐　当眞嗎？

白　簡　当眞。

白　槐　哎呀呀，此番回家祭祖，到了坟上，抓把土来聞聞，都是香的，都是香的呀，哈哈哈……！啊老哥哥，我兒在南学的时节，我說他有出息，果然是个有出息的。我兒得此荣耀，都是老哥哥你的指点哪！

白　义　老太爷的栽培。

白　槐
白　义　啊哈哈哈……！

〔白槐坐介，白簡愁介，白槐看，疑介〕

白　槐　啊兒呀，今日父子相逢，应当欢天喜地，为何愁眉不展？（想介）哦是了，你如今乃是八府巡按，为父是一皂班头，恐玷辱与你，不妨，待为父回得衙去，写下一个辞条兒，將我这皂班头辞掉，也就是了。

白　簡　唉！不是的。

白　槐　啊，不是的？（想介）你有什么心事么？

白　簡　兒有心事在怀。

白　槐　对为父的講来！

白　簡　这个！

〔白义搖手示意介〕

白　槐　老哥哥，我父子相逢，有話叙談。你不要在那里（学介）指手画脚的。后面歇息去吧！

白　义　是。

白　槐　兒啊，講来！

白　簡　是兒下得官船——

〔白义搖手示意介〕

白　槐　嘟！胆大老狗！我方才言道，我父子相逢，有話叙談，不叫你在一旁打攪，你是偏偏的在一旁打攪。哦哦是了，你是按院大人的总管家，我就打你不得？我說打就打。

〔白簡、白义跪介〕

白　簡　啊爹爹！

白　义　太老爷！

〔白槐看介〕

白　槐　啉哈哈哈……！起来！老哥哥，你偌大年紀，我焉能打你！只是方才言过，不要你在一旁打攪，歇息去吧！

白　义　是。

〔白簡、白义起介〕

白　槐　兒呀，快快講来！

白　簡　哎呀，爹爹呀！是孩兒下船私訪，將印信失落了！

白　槐　（惊介）哦！兒將印信失落了？进前来！

〔白簡趋前，白槐打白簡嘴巴介〕

白　槐　好奴才！奴才下船私訪，將印信失落了！嘿嘿，我說你沒有出息，你果然是沒有出息的。（轉向白义介）嘟！胆大老狗！你家大人下船私訪，你为何不跟随前去？

白　义　不叫老奴跟随前去。

白　槐　呀呀呸！有道是：有了福，大家同享；有了禍，少不得我們父子承当！（叫头）天哪，天！兒下船私訪，自不小心將印信失落，丢官事小，只怕全家性命难保！（气椅）

白　簡　啊爹爹
白　义　太老爷　醒来！

〔白槐醒介〕

白　槐　啊兒呀，老哥哥，哈哈哈……！

白　簡　爹爹为何發笑？

白　槐　兒呀，印信有了。

白　簡　現在哪里？

白　槐　現在洛陽县。

白　簡　吩咐搭轎！

白　槐　且慢，何往？

白　簡　过衙要印。

白　槐　憑着何来？

白　簡　白头文書。

白　槐　那白头文書，焉能調得按院的印信哪？荒唐，荒唐！

白　簡　依爹爹之見？

白　槐　必須定計而行，大家想来。

〔白槐、白簡、白义各想介〕

白　槐　兒呀，你可有計策？

白　簡　忙中無計。

白　槐　身为八府巡按，連个計策都沒有！你沒有出息呀！（向白义介）啊老哥哥，你可有計策？

白　义　老奴也是忙中無計。

白　槐　身为按院大人的总管家，連个計策都沒有！还是我这老——

白　簡　老封君。

白　义　老太爷。

白　槐　老太爷？老封君？啊哈哈哈……！兒呀，必須用火攻之計。

白　簡　何为火攻之計？

白　槐　兒此番牌發洛陽县，傳話出去，文武百官免参免見，單傳洛陽县知县金祥瑞察院待茶。

白　簡　茶罢之后？

白　槐　賜他一个座位。

白　簡　坐下之后？

白　槐　兒就与他个呀嗟！

白　簡　什么叫做“呀嗟”？

白　槐　身为八府巡按，連个“呀嗟”二个字都不懂？

白　簡　孩兒不知。

白　槐　你就說道：嘟！胆大洛陽县！本院一路而来，众百姓說你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待本院打本进京，参掉你的考程。

白　簡　怕他有辯？

白　槐　讓他去辯。

白　簡　辯罢之后？

白　槐　再与他个大大的“呀嗟”！

白　簡　又是什么“呀嗟”？

白　槐　那洛陽县乃是一个有殘疾之人，一步三点头。吾兒說道：嘟！胆大洛陽县！你有多大前程，敢在本院面前，一步三点头，欺我不会为官，可知我上方宝劍的厉害！

白　簡　怕他又有辯？

白　槐　再讓他去辯。

白　簡　辯罢之后？

白　槐　这个！（叫头）天哪，天！想我白槐，虽然身在公門，并未曾做过損陰丧德之事。今日为了我兒的印信，也就說不得了哇！（向白簡）待为父去至馬棚，我就放——

〔“冲头”。白槐小圓場介〕

白　槐　放起一把号火。我兒吩咐人役，前去救火；（向白义）

老哥哥，你把空印匣，交与洛陽县。

白　义　怕他不接。

白　槐　丢也丢在他的身上！（向白簡）救火回来，开箱用印，批發四路文書。里面若是有印，我兒千万要保举他高升！

白　簡　若是無印呢？

白　槐　那时我兒打本进京，奏明聖上，告那洛陽县是个盜印賊官！（一击鑼）縱死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呀！兒要記下了。（向白义）老哥哥留心一二，看看岸上有人無人。

〔白义探身四望介〕

白　义　兩岸無人。

白　槐　兩岸無人，为父去也！

（唱西皮散板）

昔日曹操下江东，

周瑜設計用火攻。

燒退曹兵百万众，

全憑孔明借东風。

白　簡　送爹爹！

白　义　送太老爷！

白　槐　免。

〔白槐上場門下〕

白　簡　牌發洛陽县去者！

白　义　牌發洛陽县！

众衙役　（內）啊！

〔同下〕

第　五　場

〔金祥瑞上〕

金祥瑞　（唱）白头兒一去不回轉，
　　倒叫老爷不耐煩。
这个白头兒眞不是办事的衙役。一去就不回来，回来我非打他二——

〔白槐暗上〕

白　槐　太爷！

金祥瑞　白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白　槐　那个"二"我就回来了。

金祥瑞　哦，你打二（岸）上就回来啦，你打听按院大人哪兒下馬呀？

白　槐　就在此地下馬。

金祥瑞　怎么，按院大人在这兒下馬？快傳轎！

白　槐　来不及了。

金祥瑞　备馬！

白　槐　也来不及了。

金祥瑞　怎么走哇？

白　槐　小人攙扶太爷。

金祥瑞　白头兒，这按院大人有多大年紀？

白　槐　三十上下。

金祥瑞　年輕的很哪！怎么这点岁数做这么大的官，总是有官运吧？

白　槐　虽然年幼，性情驕傲。

金祥瑞　你瞧是不是！就怕年輕沒有准脾气。白头兒，你好好伺候，我要提拔你。

白　槐　怎样提拔小人？

金祥瑞　角門給你管，庶务也給你，所有賺錢的道兒都給你。

白　槐　多謝太爷。

金祥瑞　哎呀，攙着我。（白槐閃介）你怎么和我斗鷄呀？我的爹！

白　槐　呃！

金祥瑞　不要开玩笑。

〔同下〕

第　六　場

〔牌子。四刀斧手、四衙役、白义、白簡上，下場門設城，金祥瑞、白槐上，出城迎介〕

白　槐　洛陽县金祥瑞迎接大人！

白　义　洛陽县金祥瑞迎接大人。

白　簡　察院伺候！

白　义　察院伺候。

金祥瑞　白头兒，怎么着，察院伺候？

白　槐　察院伺候。

〔进城，圓場，进察院，金祥瑞、白槐上場門站介，白簡入座介〕

白　簡　来，傳話出去：文武百官免参免見，單傳洛陽县金祥瑞察院待茶！

白　义　是。大人有諭：文武百官免参免見，單傳洛陽县金祥瑞察院待茶！

白　槐　啊！

金祥瑞　（向白槐）什么地方，你还这么喊嗓！

白　槐　里面傳話出来：文武百官免参免見，單傳洛陽县金祥瑞察院待茶。

金祥瑞　文武百官免参免見，單傳我，这是怎么回事？

白　槐　想是官亲到了？

金祥瑞　官亲有数：有他、有他，沒有他。

白　槐　同年？

金祥瑞　同年也有数：啊有他、有他，也是沒有他。

白　槐　猜不着了。

金祥瑞　猜它干什么？丑媳妇难免見公婆，我去見他。

白　槐　慢来！

金祥瑞　干什么？

白　槐　倘若按院大人問了下来：嘟！胆大洛陽县！本院一路而来，众百姓言道，你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待本院打本进京，参掉你的考程。

金祥瑞　我好喝，他不知道哇？

白　槐　百姓們的傳言。

金祥瑞　好百姓！我待他們不含糊哇，給我造这个謠言。眞要是这么問下来，那么我說什么？

白　槐　太爷就說：自幼得下風寒之症，請明医調治，用虎骨燒酒做引。吃酒也是用葯，用葯也是吃酒。此乃是百姓們的謗言。

金祥瑞　对。謗者是虛。沒有那么八宗事。我去見他。

白　槐　哎呀糟了！

金祥瑞　怎么又糟啦？

白　槐　見按院大人，就是这样行走嗎？

金祥瑞　我这兩步走，难道是一年半年的嗎？今天見他，咳，还把我重新做——

白　槐　来不及了。

金祥瑞　眞有你的。也沒有这么快的手艺人哪！

白　槐　那按院大人說到：嘟！大胆的金祥瑞！你有多大的前程，敢在我的面前一步三点头，欺我年幼，不会为官，可知我上方宝劍的厉害！

金祥瑞　哎呀我的媽呀！照你这么說，我又該怎么回答他呀？

白　槐　太爷自己酌量。

金祥瑞　到这个节骨眼兒上，你不管啦？白头兒，替我想几句吧！

白　槐　無有主意。

金祥瑞　得啦，白大哥！

白　槐　無有主意。

金祥瑞　請个安。給您杀个鷄吃。抖落抖落膀子，抻抻嗓子，叫叫，（学鷄叫介）咕咕咯兒。

白　槐　不妨。太爷就說：自幼在父母堂前行孝，就是这样行走；学房之中見了先生，也是这样行走；进京面見万岁，也是这样行走。此乃是父母遺体，难以更改。

金祥瑞　好，万無更改。你給我报門！

白　槐　是。报！洛陽县金祥瑞告进！

〔金祥瑞进介〕

白　槐　待我到馬棚放火。（下）

金祥瑞　卑职金祥瑞参見老大人！（跪介）

白　义　起，免，一旁打躬！

〔金祥瑞打躬介〕

白　簡　来，看座！

白　义　是。（設座介）

金祥瑞　慢来，老大人在此，卑职不敢坐。

白　簡　有話叙談，只管坐下！

金祥瑞　多謝老大人。（跪介）

白　义　起，免，一旁打躬！

〔金祥瑞扭坐介〕

白　簡　貴县可好？

金祥瑞　卑职好。老大人好？

白　簡　本院好。本院一路而来，众百姓言道：你好酒貪杯，不理民詞。待本院打本进京，参掉你的考程。

〔金祥瑞急跪介〕

金祥瑞　哎呀老大人哪！卑职自幼得下風寒之症，請明医調治，用虎骨燒酒作引。吃酒也是用葯，用葯也是吃酒。此乃是百姓們的謗言。我的老大人哪！

白　簡　回衙理事！

金祥瑞　多謝老大人！（起介）

白　簡　嘟！

〔金祥瑞又跪介〕

金祥瑞　哎呀我的媽呀！

白　簡　胆大洛陽县！你有多大前程，敢在本院面前一步三点头，欺我年幼，不会为官，可知我上方宝劍的厉害！

金祥瑞　哎呀大人哪，卑职自幼在父母堂前行孝，就是这样行走；学房之中見了先生，也是这样行走；进京面見万岁，也是这样行走。此乃父母遺体，万难更改。

白　簡　起过一旁！

〔校尉上〕

校　尉　启稟太爷：馬棚失火！

金祥瑞　我知道啦！

白　簡　吩咐人役救火，貴县护印！

〔白簡丢印匣于金祥瑞，金祥瑞接介〕

〔四刀斧手、四衙役、白义、白簡下〕

金祥瑞　唉，眞是嘴上沒毛，办事不牢，年輕人办事太荒唐。这是我的地面，救火么，是我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这个也是胡丢乱丢的？（揺介）哎呀坏啦！这是个

空的。白头兒，白头兒！

〔白槐上〕

白　槐　来了，伺候太爷！

金祥瑞　馬棚失火，你上哪兒去啦？

白　槐　小人报过了。

金祥瑞　按院大人救火去啦，把这个交給我啦！

白　槐　老爷护印有功，大人救火回来，不升知府，定升州官。

金祥瑞　知府哇？我豆腐吧！

白　槐　小人与太爷叩賀天喜。

金祥瑞　我不喜。拿耳朵来，这是空的。

白　槐　啊，空的你就不該接它！

金祥瑞　这現成的話你眞会說。他是我的上司，我敢不接嗎？比如这么說，我交給你，你接不接？

白　槐　我不接。

金祥瑞　你知道空的嗎！

白　槐　想是按院大人与太爷要印来了吧？

金祥瑞　要印可不是这么个要法！知道我好喝酒，請桌酒席，話言話語之間我不就遞过去啦？想我也是二甲进士出身，欺負捐班成啦，我豁出这頂紗帽不戴，也要上告于他！

白　槐　哎呀太爷呀！按院大人救火回来，就要批發四路文書，里面若是無印，道太爷是个盗印的賊官！

金祥瑞　哎呀我的媽呀！（丢印匣介）

白　槐　哎呀呀，砸了我的脚了！

金祥瑞　你別說啦！印匣掉在那兒，会砸你的脚啦？

〔白槐拾印匣介〕

白　槐　把那印信裝在里面，就無事了。

金祥瑞　怎么，把那印信裝在里面，就無事啦？（想介）对！門子！

白　槐　叫門子做什么？

金祥瑞　叫他包印。

白　槐　豈不走漏風声？

金祥瑞　那誰会包印哪？

白　槐　小人会包印。

金祥瑞　眞有你的，包印你也会。（取印介）給你！

白　槐　啊，别嚷！老爷巡風，待我包印。

金祥瑞　快快包来！

〔金祥瑞巡風外望介，白槐裝印介〕

白　槐　印已包好。（遞介）

金祥瑞　（接介）不放心。我得听听！（搖介）

〔吹打。四刀斧手、四衙役、白义、白簡上，白簡坐介，白槐暗下〕

金祥瑞　印信呈上。

〔金祥瑞呈印介，白义接介，示意白簡，放置案头介〕

白　簡　貴县护印有功，待本院打本进京，奏明聖上，定有升迁。

金祥瑞　謝大人提拔！

白　簡　將仇爱川一案，提在本院台前审問。

金祥瑞　是。

白　簡　貴县回衙理事去吧！

金祥瑞　遵命！（出門介）

白　簡　掩門！

〔分下〕

統一書号: 10071 · 412
定　　价: (7) 0.39 元